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四十二

藝文 傳 贊 頌 銘

晉

五柳先生傳

陶潛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裋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 一 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宋

六一居士傳

歐陽修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嘗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子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喝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泰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饗九奏於洞庭之

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嘗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一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彊之筋骸貪過一榮祿是將違其素

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無五物其去宜矣  
復何道哉熙寧五年九月七日六居士自傳

董隱子傳

黃庭堅

董隱子隱於乞人從人乞於南康市中與酒無不飲未嘗見  
其醉連敗紙蔽後前衣穿結不周腹背風雪人挾纊戰栗其  
面有孺子色視衆人之所嚴如涕唾人以世俗所重利要之  
不滿一笑也或祈嚮願聞其方則曰無能乞爾無它言皆玩  
人然狂而不悖高安劉格道純晚得之與爲禮甚愿爲置酒  
解衣衣之與言或時語不狂自道宿人年三十六矣熟視二  
十許人也道純得疮瘡如蓓蕾潰肌膚岑岑痛晝夜生數十  
隱子爲和劑五日良已異日陰與方士約買藥煮丹砂期未  
至語不聞侍旁隱子又來飲起握道純手曰冶金鑄銀奔馬  
即死禍乞一榼酒行歌而往曰歸飲吾同舍明日遣人問安  
留榼舍旁乞人去矣數日客見之於潯陽猶寄聲別道純不  
了其來之始其去以庚申正月十三日

明

御製周顛仙人傳

明太祖

顛人周姓者自言南昌屬郡建昌人也年一十有四歲因患  
顛疾父母無暇常拘於是顛入南昌乞食於市歲如常顛如  
是更無他往元至正間失記何年忽入撫州一次未幾仍歸  
南昌有時施力於市戶之家日與儔人相雜暮宿閭閻之下  
歲將三十餘俄有異詞凡新官到任必認見而訴之其詞曰  
告太平此異言也何以見當是時天下承平將亂在邇其  
顛者故發此言乃曰異詞不數年元一亂所在英雄據險

殺無寧日其稱僞漢陳友諒者帥烏...眾以入南昌其顛者無與語也未幾朕親帥舟師復南昌城降朕撫民既定而歸建業於南昌東華門道左見男子一人拜於道旁朕謂左右曰此何人也左右皆曰顛人朕三月歸建業顛者六月至朕親出督工逢顛者來謁謂顛者曰此來爲何對曰告太平如此者朝出則逢之所告如前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務以此言爲先有時遙見以手入曾襟中似乎討物以手置口中問其故乃曰蟲子復謂曰幾何對曰二三斗此等異言大槩知朕之不寧當首見時即言婆娘歹又鄉談中常歌云世上甚麼動得人心只有胭脂胚粉動得婆娘嫂裏人及問其故對曰你只這般只這般每每如此及告太平終日被此顛者所煩特以燒酒醉之明日又來仍以蟲多爲說於是製新衣易

彼之舊衣新衣至朕視顛者舊裙腰間藏三寸許菖蒲一莖謂顛者曰此物何用對曰細嚼飲水腹無痛朕細嚼水吞之是後顛者日顛不已命蒸之初以巨缸覆之令顛者居其內以五尺圍蘆薪緣缸煨之薪盡火消揭缸而視之儼然如故是後復蒸之以五尺圍蘆薪一束半以缸覆顛者於內周遭以火煨之煙消火滅之後揭缸視之儼然如故又未幾時以五尺圍蘆薪兩束半以缸覆顛者於內煨煉之薪盡火消之後揭缸視之其煙凝於缸底若張綿狀顛者微以首撼撼小水微出即醒無恙命寄食於蔣山寺主僧領之月餘僧來告顛者有異狀與沙彌爭飯遂怒不食今半月矣朕奇之明日命駕親往詢視之至寺遙見顛者小步趨無艱容無饑色是其異也因盛殽羞同享於翠微亭...密謂主僧曰令顛

者清齋一月以視其能否主僧如朕人顛者於一室朕每三日一問問至二十有三日果不心膳是出凡人也朕親往以開之諸軍將士聞是爭取酒穀以供之大飽弗納所飲食者盡出之良久召至朕與共享食如前納之弗出酒過且酣先於朕歸道旁側道右邊待朕至及朕至顛者以手畫地成圈指謂朕曰你打破箇桶做箇桶發此異言當是時金陵村民間之爭邀供養一日逢後生者俄出異詞噫教你充軍便充軍又閒中見朕常歌曰山東只好立一箇省未幾朕將西征九江特問顛者曰此行可乎應聲曰可朕謂顛者曰彼已稱帝今與彼戰豈不難乎顛者故作顛態仰面視房之上久之穩首正容以手拂之曰上面無他的朕謂曰此行你偕往可乎曰可詢畢朕歸其顛者以平日所持之拐擊之急趨朕

之馬前搖舞之狀若壯士揮戈之勢此露必勝之兆後兵行帶往至皖城無風舟師難行遣人問之顛者乃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於是諸軍上牽以舟薄岸沂流而上不二三里微風漸起又不十里大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朕曾謂相伴者曰其顛者無正語防閑之倘有謬詞來報至馬當江中江豚戲水顛者曰水怪見前損人多伴者來報朕不然其說顛果無知棄溺於江中至湖口失記人數約有十七八人將顛者領去湖口小江邊意在溺死去久而歸顛者同來問命往者何不置之死地又復生來對曰難置之於死語未既顛者猝至謂朕欲食朕與之食食既顛者整頓精神衣服之類若遠行之狀至朕前鞠躬舒項謂朕曰你殺之朕謂曰被你煩多殺且未敢且縱之送糗糧而往去後

莫知所之朕於彭蠡之中大戰之後上星列水師以據江勢暇中試令人往匡廬之下顛石所向之方詢土居之民要知顛者之有無地荒人無惟太平宮測草莽間一民居之以顛者狀云之謂民人曰是曾見否對曰前者俄有一瘦長人物初至我處聲言好了我告太平來了你爲民者用心種田語後於我宅內不食半月矣深入匡廬無知所之朕戰後歸來癸卯圍武昌甲辰平荆楚乙巳入兩浙戊午平吳越下中原兩廣福建天下混一洪武癸亥八月俄有赤脚僧名覺顯者至自言於匡廬深山巖壑中見一老人使我來謂大明天子有說聞其說乃云國祚殿廷儀禮司以此奏朕思方今虛誑者多朕馭宇內至尊於黔黎之上奉上下於兩間善聽善見恐貽民笑故不見不答是僧伺候四年仍往匡廬意在

欲見朕不與見但以詩二首寄之去後二年使人詢之果曾再見否其赤脚者云不復再見又四年朕患熱症幾將去世俄赤脚僧至言天眼尊者及周顛仙人遣某送藥至朕初又不欲見少思之旣病人以藥來雖真假合見之出與見惠朕以藥藥之名二其一曰溫良藥兩片其一曰溫良石一塊其用之方金盆子盛著背上磨著金醃子內喫一醃便好朕遂服之初無甚異初服在未時間至點燈時周身肉內搐掣此藥之應也當夜病愈精神日強一日服過兩番乃聞有菖蒲香醃底有丹砂沈墜鮮紅異世有者其赤脚僧云某住天池寺去巖有五里餘俄有徐道人來言竹村寺見請往視之某與同往見天眼尊者坐竹林寺中頃一披草衣者入某謂天眼曰此何人也對曰此周顛是也主所詢者此人也

即今人主作熱爾當送藥與服之天曰云我與顛已和人  
主詩某問曰詩將視看對曰寫於石上某於石上觀之於懸  
崖處果有詩二首朕謂赤脚曰還能記乎曰能即命錄之初  
見其詩麤俗無韻無聯似乎非詩及遣人詣匡廬召致之使  
者至杳然矣朕復以是詩再觀其詞其字皆異尋常不在鐫  
巧但說事耳國之休咎存亡之道已決矣故紀之以示後人

### 五荆傳

劉崧

蕭氏有五兄弟居邑之武山下其長者曰翀次者曰翬曰翬  
曰翬曰翬翬之父自新翬之父自明皆先卒翬之父自成年  
且垂老故無恙五人者皆嚴事之又能通有無均瘠肥同休  
戚敦叙友睦勤好詩禮每旦各督僮奴出耕歸則相與讀書  
鳴琴吹弄簫篴以歡聚於一堂之上無間言焉會有旨起均

糧城甓自成以田稅業等任總甲事造運舟命翀往泣之或  
有察其黨與並為奸利者朝廷遣官出讞翀引服在行既而  
慮自成弗安即以書慰其家謂叔父年老宜留已當自行也  
自成聞而不悅得翀書輒碎裂之不復視曰吾兄早亡僅一  
子又未有嗣忍擠以往乎乃奮然出告姪某實誣冒自成名  
在法自成實當往二人庭爭不已至相持抱大哭官府不能  
決卒按籍坐自成而出翀哭於門外不去自成遙勞之曰  
汝亟歸視家事萬無以老身為慮也聞者傷之後府以自成  
送臺獄議役終其身以貸死且往屯淮淝間翀與諸弟泣而  
聚謀曰吾叔父其遂不返乎今官府事方殷盍分力以共濟  
衆曰諾時翬最少乃命翬率子姪以就學而命翬督耕稼命  
翬造縣服役事而已與翬將更迭往州州會檄下有罪

江西通志 卷一百四十二 藝文  
者許輸粟河州以自贖。翀即日收其貲，得若干。先遣妻  
齋往京師，以聽命。久之不報。翀憂，頃不自勝。乃更傾貲產，至  
斥婦女妝奩，得錢鈔若干，以繼益之。將行，其長子女遽嬰疾，  
暴卒。翀不暇顧而去。先自成在滁陽，聞翀來，亟命為書，緩之。  
翀不為止。比至京，則前贖律且格不行。翀過滁陽，與其弟  
先後在侍，凡三十餘日而返家。故有隙地，當中堂之北。兄弟  
旦夕嘗游息焉。或言某所有紫荆樹，可移植者，及得之，則同  
根而幹者凡五，衆異之，以為紫荆兄弟數也。而其數若有合  
焉。久之，芽葉分敷，其間一幹乃獨異，而非是衆曰：宜去之。且  
祝曰：符吾兄弟也。宜更生。未幾有茁而上挺者，視之果荆樹  
也。衆則大喜，遂酌酒酹之，設具燕焉。翀為之賦，五荆詠以示  
諸弟。賓客合而和之者若干人。余時親見之，故不敢泯其事。

而為之傳，且將使居滁陽者聞而喜慰焉。贊曰：田真之事，遠  
矣。昔陸士衡賦豫章行，謂三荆歡同株，而孝友傳。又謂古有  
兄弟忿欲分異，出見三荆同根，接葉連陰而止，其即田真歟。  
抑古者固自有其事歟。然未聞有五荆者。今蕭氏兄弟罹患，  
難蹈顛沛極矣。而所以和其家同其心者，不變而益堅。則荆  
之發祥也宜哉。夫始而視之以見類之異者，猶可以同其榮。  
況同氣乎。終而視之以其類之真者，乃所以應其氣之同。固  
自有不可待而缺者歟。抑五陽數也。人稟於五行，而道五常。  
奇之為一偶之為二三之為三五之為五，至五為變，不勝窮  
焉。意者草木固有得夫氣之先者歟。昔孔子誦棠棣之詩，而  
以父母其順，贊之嗟乎蕭氏兄弟，而益培其本，保其榮，固其  
翕而思所以順其父母乎。



國朝

吳孝子傳

魏禧

孝子姓吳名紹宗字二璧建昌新城縣人。世居梅溪里。性聰敏。幼善屬文。萬曆丙午。督學駱公。日升拔置諸生第一。時年二十。屢試輒高等。孝子父道隆。善病久之。痺不能起。前後血並下。醫藥十餘年無效者。戊午正月。病甚。孝子惶恐無所出。乃齋戒沐浴。焚香告天地。刺肘上血書疏。將謁大華山。自投捨身崖。下代父死。大華山者。撫州崇仁縣之名山也。距新城三百里。相傳神最靈異。諸來謁者。有罪輒被禍。不得上。甚則有靈官擊殺之。同行人聞鞭聲。錚然或忽狂病。自道生平隱惡事。而神殿左有懸崖陡絕。曰捨身崖。人情極不欲有生者。則擲身投之。頭足盡破。折死。孝子既告天。作疏明晨。獨身行。

二日至山上。宿道士管遜吾寮。同寮宿者南昌鄉先生二人。同郡邑諸生三人。十八日。孝子升殿默禱。焚疏。既同寮人相邀遊。著棋峯。路經捨身崖。孝子於是越次前行。至崖所。歛然投身。下同行人驚絕。不知所為。一時傳駭。聚觀者千人。道士使人買棺往就殯。自山頂至崖下。路迂折四十里。而殿上道士急奔崖所。呼衆人曰。誰言吳秀才投崖死也。今方在神座下。叩頭方巾道服如故。衆羣走殿上視之。果然。方孝子之自投崖也。立空中。不墜。開目視足下。有白雲起。又遙望見石門。門上一大孝字。俄而見三神命之曰。孝子。吾左側石有仙篆。九十二畫。汝謹記之。歸書紙食。汝父不獨却疾。且延年矣。更授催生治痢瘡驅瘟咒。并諸篆。孝子叩頭謝畢。身已在殿上。孝子乃言。吾如夢中也。疾走歸。一日。而。至家。至則父垂。

絕不能言孝子急書九十二畫篆焚之室中人皆聞香氣甫入口父即言曰是何藥耶明日心坐啜粥旬日疾大愈孝子徒步反復六百里不飲食者五日而父乃益康強善飯以詩酒自娛年九十二耳目清明無疾終焉由是孝子名聞遠近邑大冢宰涂公國鼎與為同道友進士黃端伯過周謀舉人黃名卿涂伯昌貢士璩光孚皆拜為弟子孝子當國變時辟亂泰寧以病卒諸生廖愈達家愈達余所傳三烈婦夫也愈達來新城主孝子子吳長祚余故並得交一日而見孝子之子烈婦之夫為榮幸焉愈達言孝子生平好名義輕財往往出錢物為人解訟鬪既感神應益自修人病苦者恒用符篆救之以施藥為名

魏禧論曰聞孝子嘗詣大華山登座附神耳語為人祈禱頗不經然邑君子往往道其事甚悉梅溪東出四十里為南豐縣縣貢士趙希乾者與禧交母嘗病甚割心以食母既剖胃心不可得則叩腸而截之母子俱無恙其後曾肉合腸不得入糞穢從曾間出而穀道遂閉飲食男女如平人假謂非有神助其誰然哉其誰然哉

火神童公傳

唐 英

神姓童氏名賓字定新饒之浮梁縣人性剛直幼業儒父母早喪遂就藝浮地利陶自唐宋及前明其役日益盛萬曆間內監潘相奉御董造派役於民童氏應報火族人懼不敢往神毅然執役時造大器累不完工或受鞭笞或苦饑羸神惻然傷之願以骨作薪旬器之成遽堆入火翌日啓窰果得完器自是器無弗完者家人收其餘骸并為皇山相感其誠立

祠祀之蓋距今百數十年矣雍正戊子余銜

命督理埏埴來厥洎吉謁神祠顧瞻之下求所爲麗牲之碑闕焉無辭問神姓氏封號率無能知者而浮志亦復不載最後神裔孫諸生兆龍等挹家牒來謁牒稱神曰風火仙詳死事一節并載康熙庚申年臧徐兩部郎董製陶器每見神指畫呵護於窑火中故饒守許拓祠地加修葺焉牒首有沈太史三曾序曰先朝嘉號而勅封之不知所封何號也豈即所謂風火仙耶夫五行各有專司陶司於火而加以風於義何取且朝廷錫封之號如金冶神木土穀以及岳瀆山川皆曰神未聞曰仙也豈相之私稱云爾耶勅封之語殆不確耶是皆莫可考也當神之時徭役繁興刑罰滋熾孰不趨趨瑟縮於前而涕泣狼狽於後神聞役而趨趨而盡其力於工則已耳物之成否不關一人器之美惡非有專責乃一旦身投烈燄豈無妻子割舍之痛與血肉煅煉之苦而皆在不顧卒能上濟國事而下貸百工之命也何其壯乎然則神之死也可以作忠臣之氣而堅義士之心矣神娶于劉生一子儒神赴火後劉苦節教子壽八十有五儒奉母以孝聞

晉

翟徵君贊

并序

庾亮

夫所謂至人者體包傑量神凝域表該落萬動元心獨融故能虬驤丹霄而不繼秦龍之轡鳳鳴瑤林而不屈伶倫之籠豈必欣太清而樂瓊藹哉顧蹄涔不足以濯神鬢翳蒼不足以翔雲翮是故藐姑有緝約之廬箕阜有高嘯之宇唐勲表於元庭夏功忘於虛室晉徵士南陽翟君稟逸

韻於天陶含沖氣於特秀體認虛而委順恢昭曠而高蹈  
先生載營抱一泊然獨處神栖鸞靄之表形逸巖澤之隅  
雖束帛仍降輅冕屢招而弓旌屈於匪石帝命慚於虛復  
矣是以高風振宇宙遠韻冠當時方將表大庭於絕代恢  
元解以釋紛仰朝霞而晞翼凌扶搖以獨翔景命不延卒  
於潯陽之南山哲人其萎高軌孰倣余欽若人之風嘗問  
道於無何之廬賓想元珠主以瞻授沐道霑淳固已實而  
歸矣自昔之違於茲七稔何悟先生忽矣升遐感至德之  
長泯悼仁風之永翳標爾其傷潛然增欷乃授翰詠跡以  
宣來葉其辭曰

卓哉先生逸韻遐超蚪盤玉津鳳戢瓊條滌耳夏鼎高揖唐  
朝洪崖邈矣元跡載劬淳風沐世飛芳九霄

唐

尚書右丞徐公寫真圖贊

并序

獨孤及

侍御史韓公至清以學藝書畫之美聞於天下辛丑歲三  
月以王事靡盬館於象章與前尚書右丞徐公同舍於惠  
明寺之淨室嘗以暇日裂素灑翰畫徐公之貌陳於座隅  
而美目方口和氣秀骨毫釐無差若分形於鏡入自外者  
或欲擎蹠揖讓俯僂拜謁不知其畫也衆君子嗟歎之不  
足則言以讚其美某亦繼唱於後

哲匠運思天姿是具假之筆精實以神遇居然成象豁若披  
霧瞻仰神鋒如窺武庫婉婉高識昂昂獨步絕頂孤松空波  
白鷺不犯之色匪躬之故孰知其化亦在毫素

宋

洪崖先生畫贊 并序

李 綱

洪崖先生張氲隋唐間人隱於南昌之西山所乘驢名之曰雪精僕數人曰拙曰木曰藤曰葛曰橘出則負巨扇長瓢以從之多繪以爲圖蓋有道者也爲之贊云

洪崖古先生傲睨得天逸結廬西山下踏雪時一出長瓢與巨扇此外了無物借問侍者誰拙木葛藤橘何年丹青手寫此神仙質高風邈如在超然入吾室

元

孝女贊 有序

虞 集

金谿縣因金谿場之名也唐時有銀鑛發其地作場以冶之曰金谿場寶曆乙巳銀絕而冶廢宋開寶初始置縣云治廢時土不產銀久矣有司不敢失其貢迫諸民而取之

有葛祐者官強之莅治事銀旣無所從出傾其家不足充數吏驅祐家取土石雜烹之卒無所得縛祐榜掠不勝其苦祐無子獨有二女且長不忍見其父皆自投冶中焚死監吏上其事撫州刺史奏除之里人哀二女又感其去患害也神而祠之皇元至元中郡守張國紀用獻利者言起金銀冶於屬縣至今民病之獨金谿以二女事聞得不作大德庚子縣丞吳瑾作新祠於沙阜之地延祐戊午縣尹李有又新作之民間歲時祀之有詔祠在祀典者則縣長吏行事焉元統甲戌四月朔邑士危素請太史虞集贊之贊曰

寶藏之興豈爲厲階叔世盡利民生罹乖煢煢二女哀其所天力不能救投身毒煙身盡義著苛政亦熄民以永寧無愧

血食

明

胡貞婦傳贊 并序

解 縉

胡貞婦曾氏諱靜貞吉水蘭溪人曾一中女也一中之先人諱三聘事朱子為門人高第弟子後奉使死難於金家世榮盛貞婦自少專靜寡言恭順慈儉甫十七歸於環洲胡氏原長忠簡公諸孫也時方亂離寓居里之平原事長撫下禮度不踰涉險疑危知機善豫國初來歸權輿家計至罄奩中物以給家衆未嘗恤也已而家益饒至累鉅萬未嘗恃其富每訓子息謂古人云貴欲使可賤今汝曹知富欲可貧則不患貧矣識者誦為名言原長每有所詰責未嘗辨激徐為申理下人懷服余少時從學其家塾親承

撫念覩其德儀蓋古之淑德不是過也洪武壬戌原長坐鄉人連累當徙邊原長死後與子婦劉抱其孤弱孫旅邸中弱孫會病卒劉即自經死貞婦亦自縊為人所救甦慨然曰吾夫亡不死者尚憐此孤弱故忍死冀養長之今復死矣而劉亦能以年少死義吾何用生為即嚼舌三日不食死時年四十二其子紹歸自邊始葬之於里之石屋山之原未葬時水齧其山畔幾陷既葬乃日就平復水滌泗如帶豈非其貞烈使然歟贊曰

曾氏以一婦人相其夫起家累萬金無一毫驕溢此已足為難及臨大節慷慨就義有烈丈夫所難者嗚呼世之讀余傳者當何如生愧也

晉

聘士徐君墓頌 有序

晉南昌相太原縣君白漢故聘士徐君之靈惟君風軌英  
 邃音徽遠播殮仰芳流宗揖在昔古人有言聞伯夸之風  
 者懦夫有立志仰先生之道豈無青雲之懷哉余以不才  
 忝宰茲邑遐宗有道思揖遠風乃與友人殷浩等束帶靈  
 墳奉瞻祠宇雖玉質幽潛而目想令儀雅音永寂而心存  
 高範徘徊墟壠仰眄松林哀有形之短化悼令德之長泯  
 憮然有感悽然增傷夫諷謠生於情託雅頌興乎所欽匪  
 於詠述孰寄斯懷頌曰

巖巖先生邁此英風含真獨暢心夸體冲高蹈域表淑問顯  
 融昂昂五賢赫赫八俊雖曰休明或嬰險吝豈若先生保茲  
 玉潤超世作範流光遐振墳塋磊落松竹蕭森蒼叢蔚蔚虛

宇悒悒遊獸戲阿嚶鳥鳴林嗟乎徐君不聞其音徘徊邱側  
 悽焉流襟何以舒蘊援翰託心

梁

豫章頌

江淹

伊南有材匪桂匪椒下貫金壤上籠赤霄盤薄廣結捎瑟曾  
 喬七年乃識非曰終朝

唐

平原公遺德頌

李華

維上帝降靈為賢弼我大邦鈞明說望協期陳謨仗鉞出師  
 丕赫厥勳大君以距嶺緣湖八州之域天下震擾此邦全寧  
 內輔宗師外旣軍旅咽順荆越鍾以眷右乃命平原賓護東  
 宮而尊大之師長邦憲肅清華夸朱旂暢轂平原戾止秋霜

伊何視我直方春雨伊何弘我愷悌公張氏諱鎬字從周河  
內儒家時賢薦讓詔書徵起三年之間位登將相吉甫方叔  
平原兼之間歲臨海奸頑覆浙左陷上饒潯皖寇徒戕害長  
吏潛逼鍾陵宜春盜帥家兵徧山吏不敢問人愁苦之公默  
麾偏師勿該吾人無聲無色羣兇梟夸下遂其順上遂其仁  
咸曰不有平原遑恤吾身平原之政以類而舉是邦胡冤公  
薨於鎮八州文武吏人老幼途哭家祭不能舉首夫山傾川  
竭未為成災大臣盛德捨榮即哀災之大者刻頌之義發乎  
心播乎聲施事為教感哀為德公故吏侍御史博陵崔賁文  
明殿中侍御史昌黎韓洄幼深監察御史趙郡李惟岳謨道  
大理寺丞王士華子秀刑部尚書員外郎袁州刺史張澹惟  
清袁州別駕吳郡陸調牧臣及耆壽表維清彭正運施希廷

李開雲百姓彭伋潘玉等一十二人咨余為頌撫石而泣故  
其詞也哀皇矣明皇求公於野官在諫省將鋤悖兇謂公有  
勛庸授公肅宗納為輔翼專征獯戎或蹇或通易簡昭融帝  
命平原八州提封深湖大江宣布睿德淳此下國蕩除妖賊  
安其父子爰及家室時萬時億山川出雲生此元臣獻歲發  
春三靈化醇今則逝矣南方愁辛嗚呼平原如其仁如其仁

衛尉卿洪州都督張公遺愛碑頌 并序 崔祐甫

今天子詒於師保輔弼之臣曰將以國之明燭震下士俾  
兆人康乂有道哉四臣曰莫如擇賢而司牧之雖欲不理  
不可得也上曰用賢何先曰莫先於幽遠蠻貊之邦為急  
也即日命王人以制書就拜衛尉卿兼洪州都督張公為  
御史中丞廣州刺史嶺南節度經畧觀察等使踰月而遽



廟於洪洪之耆老嫠惇商販漁釣百類千品周聲奪魄於野於廛咸曰寧取我裳而裂之寧取我廩而焚之父也天只胡爲奪我之君中丞受命而南舟不及汎馬不及秣國人懷慕之固極曰清塵遠矣君不顧矣鬱陶之思何用哉盍用於湯名頌德乎故吏兵曹參軍張擢法曹參軍豫章縣令鄭鋒建昌縣令盧惟瑾新吳縣令鄔賁州人東冶府果毅劉容耆壽喻乾相等討論之衆僉謂允于心曰自昔爲政者知清之可以長人也而清者稀豈不欲清欲牽之也欲之所行不廉不儉爲之舟輿也清之不立肆奢崇貨爲之鑽鑿也於是撤其帷帳薦蓐之具便於身悅於目者二百餘物歸之有司減其俸錢稍食月幾十萬貫於軍府此皆前政之所督責而封已者我則推而遠之於是公儀

之義申平仲之規見矣二之日謀於衆曰昔曹參去齊以獄市爲寄以爲擾於獄者輕重人之命煩於市者耗斲人之生苟鞭笞桁楊之無度侵牟肆奪之不改是國家以章綬印璽毒蒼生也豈致理哉於是平百貨之貴賤議刑罰之等差使其貪不下殘忿不私逞韓子求環而不可使人袒背而無傷夫然噬嗑之象成行葦之恩溥矣三之日謀於野曰不稼不穡民天安仰載馳驅王命所急吾觀是邦農野耒闢傳置未修豈不以使役無期供億失序倘野有餓殍賓不如歸亦諸侯之恥也於是減承城吏卒幾三千歸之隴畝而擊柝之守無闕焉賦豪墾財數百萬調於館餼而舍糗之徒不知也其卒也不公之吏留以爲廝其財也不法之臣受以潤屋我皆用之於愛人活國也於是

阜藩之望崇多大之儀備矣從政三月州人愛之如父母承之如松柏夫婦耕織之暇無他懼惟懼公速遷其餘煦嫗孕育發於中而形於言損其身而益於物可以激頹俗慰窮甿者豈勝道哉祐甫山東鄙人不好妄飾凡所聞見務存實錄故採拾而書之公名休字祥幽州范陽縣人晉司空茂先遠裔也起家石亭別將爲縣令軍司馬州長史各一入爲天子友儲君臣雖假以寵名而跡實戎索受命爲范陽節度安祿山判官祿山以大權大寵外示忠而內謀逆太上皇推赤心而弗疑敢有間之者死蹈虎尾犯龍鱗公密言其戎狄豺狼不可厭也當是時也視鼎鑊如歸焉神之聽之是與正直周旋鋒鏑之下出入寇讐之間而能終保元吉漸於貴仕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惟張公

乎又牧濠舒潤三州而及此昔張黃門庭珪牧此州甚得人譽張丞相九齡次之迨府君又有裕焉故邦人有三張之目頌者美盛德之形容非魯僖公仲山甫不之獲今茲頌曰

昔爲豫章故有循良黃門之善於今不忘爰及丞相亦有烈光我君戾止是爲三張立廉寶儉無怨無傷郵亭之下賓旅其康四封之內望歲千箱自春徂夏今人相慶慶未畢今聞後命朱幡三節今向番禺彼願適兮我望孤君乎君乎若歲大旱其誰見濡

新廣城門頌 并序

符載

貞元十四年我常侍鍾陵之政成繇賦均調法令修理男女小大祇承教化土地千里蚩蚩浩浩莫不剡心化爲端

良然後覃恩閒暇將有改築自我官府至於門臺是用乘  
時洗故作新先是城有贅墉橫亘東西盤護便地甚曰無  
壯瞻彼闔闔亦特其門崇未及雉廣不容軌公斲屈夸垣  
修塗理巖巖四扉每五夜將旦候吏雲委鼓鳴逢逢輶然  
洞開軒<sub>止</sub>絕塵而並鷺軍旅擁關而全入旗過不偃旂馬  
行不駢蹄徘徊流覽勝氣洋溢改作之致騰凌前人真卓  
然之思也君子謂公氣冥元極智遊象鬱以盛德統乎大  
位苟視民之弊吾見其壅闕不和之氣決防潰澤之不若  
也豈復有煩冤淫濫之志漸於風俗哉循跡改觀正在於  
是公嘗濡翰有所紀敘實恐撫謙休聲不揚小子愚陋贊  
述銘頌請刻於貞石使新門之績也皇皇然頌曰

鍾陵古城隘不工麗譙隙穴廢崇墉石貂作鎮寢前蹤中央  
砥平豁蒙籠巖巖城朝旦日瞳瞳高大四門車馬通此邦此績  
垂無窮敢結華藻揚清風

儲潭神頌

裴 譔

江水上源急如箭潭北轉急令目眩中間十里澄漫漫龍蛇  
若見若不見老農老圃望天語儲潭之神可致雨質明齋服  
躬往奠牢醴豐潔精誠舉女巫紛紛堂下儻色似授兮意似  
與雲在山兮風在林風雲忽起潭更深氣霾祠宇連江陰朝  
日不復照<sub>下</sub>岑迴溪口兮權清流好風帶雨送到州吏人雨  
立喜再拜神兮靈兮如獻酬城上樓兮危架空登四望兮暗  
濛濛不知路兮千萬里惠澤願兮與之同我有言兮報匪徐  
車騎復往禮如初高垣墉兮大其門洒掃丹雘壯神居使過  
廟者之加敬酒食貨財而有餘神兮靈神兮靈匪享慢享克

誠

祈雨感應頌 并序

裴曙

二年余從兄自左司郎中詔領虔州牧不朞月而令行焉削其煩苛存乎簡易惟德用乂以康保民端已而屬吏自修體道而風俗以讓除惡務本 等不法非時而誅施惠惟勤

王 窮苦出錢以賑原義制事非禮罕言爾日也路不拾遺人歸其厚戊申歲季夏閏月遠郊憇陽於戲儲潭神之靈者入廟而驕陽猶赫陳祠而元冥召陰我信既孚伊神降祉乾坤合德風雨應期表以隨車雲不待族昭其福善雷無假震越翼日而滂沱矣發我枯瘁長我黍稷俾彼甫田厥有秋矣曷以報德靡愛斯牲曷以表靈載葺其宇夫供億王用俾無暴徵轉輸泛舟爰有易道人無怨色其財罕遺天與和氣

而變不生則災害匪常休咎由政明矣其宋也下堂頓首其衛也舉國興師神昭至誠則不容易豈比夫至理通變發言馨香神人叶和天地之利宜保膺元吉翼戴休明禍亂無因而生福慶永垂後裔曙則不腆敢贊頌聲頌曰仙郎出守猛虎渡河祐賢進善崇正黜訛黃霸潁川晏嬰東阿輕關易道禁暴屏苛列邑循吏異畝嘉禾士農工商阡陌弘多時雨不降儲潭是過幽廟盼嚮連山嗟峨天地合氣魚龍躍波隨車霽霖通昔沱沱實發實穎載謠載歌精意以薦至誠伊何牲不愛羊酒盈其犧天下之利期在惟和前河南府叅軍裴弘書

元

賜帛頌 有序

危素

皇帝御天下有八年凡三賜老人帛於是撫州民張天祐與被寵命初賜及再賜三賜時天祐年八十有餘最後之賜則九十有二天祐少好道術善保嗇其精神大隱市廛無求於世藏書甚富以勗其子孫其所以至於上壽者蓋異於常人矣國家自祖宗以來子惠元元然於尊禮高年尤爲備至此先王之所以治其天下其民易化其俗易成者也於是史臣素作頌以歸美於上其詞曰

皇有萬國莫不尊親紹天明命撫之以仁民吾同胞海涵天覆仁政之行敬老慈幼筐篚肆頒皇有恩言惠澤斯沛孝理實敦維撫爲郡江湖之表山谷僻深民多壽考微臣天祐生於宋時東帛所蒙明詔飭馳養老乞言三王之世臨雍拜老亟稱漢帝乃如斯人道術孔多藏書滿家守一處和安車聘

賢尚法古昔宜秉直心上裨聖德化行俗美維皇之明昭垂罔極史作頌聲

明

平江漢頌

宋 濂

天命皇上爲億兆生民主旌麾所向悉臣悉廷初以一旅之師興濠泗間遂撫淮南平江東攻浙東西下之版圖所入方數千里定都江左發政施仁戴白之叟垂髻之童涵泳至化皞皞熙熙如承平時于時陳友諒據有江漢之地僭居大號賊殺其主飭修蒙衝虐驅烝黎如蹈水火不自度力又集蜂蟻之衆直窺豫章三月不解皇赫斯怒乃召羣臣于庭而告之曰陳虜不道敢屢予侮昔者蕩搖我邊方侵軼我姑孰伺偵我金陵賴爾一二臣隣之力攻而敗

之予亦親覆其穴巢中宵竄走假息武昌予不忍追殲之  
冀其悔禍以自逭於天刑癸卯之夏乃復圍我豫章是其  
凶德無厭自取殄滅此天亡之時天之明威予不敢不順  
唯爾熊羆之臣不二心之士尚弼予以成厥功羣臣曰都  
於是右丞臣達叅知政事臣遇春帳前親兵指揮使臣國  
勝同知樞密院事臣永忠臣通海備厥戎器簡厥師徒以  
俟七月癸酉上躬擐甲胄禡纛龍江帥樓船數百蔽江而  
上陳虜大驚解圍而逃丁亥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  
戊子上分舟師爲十二屯命達遇春永忠突入虜陣呼聲  
動天地矢鋒雨集砲聲雷鉤波濤起立飛火照耀百里之  
內水色盡赤焚溺死者動一二萬流屍如蟻滿望無際已  
丑焚僞平章舟刈戮餘貳千辛卯復酣戰虜將張定邊素

號梟猛上親禦之將士皆死戰歷一二時遇春等左右夾  
擊殺士卒無算張中矢百餘而退潛保小山不敢吐氣我  
師亦據湖口扼彼喉衿列柵南北江岸置火筏中流水陸  
嚴戒以候其發八月虜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糧都昌又爲  
我大將所獲壬戌虜計窮冒死突出將上趨九江上命諸  
將一時俱合其大戰如戊子自辰達酉督戰益急友諒中  
飛矢斃於舟中癸亥降其衆五萬上命釋之不戮一人凱  
歌而旋細鱸相銜旌旗飛翻不疾不徐委蛇而來萬姓歡  
迎俯伏道左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告廟飲至行賞論功賜  
遇春田若干永忠田若干其餘將士賚金繒有差臣稽在  
昔曹操治水軍八十萬來攻孫權而周瑜黃蓋敗之於赤  
壁苻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以侵晉而謝

元謝石敗之於淝水然赤壁不過一焚而走淝水亦不過  
軍亂而奔初未嘗大戰也而史臣且書之以爲千古美談  
矧今湖口之捷血戰累日天地爲之海冥日月爲之無光  
山河爲之震盪其神功駿烈炳耀鏗鎗與天無極較之二  
國未足多讓而歌咏不作非甚闕典歟臣謹備著其事撰  
爲詞頌一通以流鴻績於無窮以俟太史氏之采錄云其  
詞曰

天眷有德實爲哲皇肆其神畧以靖寇攘義旄東指罔敢弗  
恭風烈虎嘯雲游龍驤長淮旣歸江左攸屬浙之東西樹侯  
置牧乃建國家以奠南服以懷中原以控西蜀蠢爾小醜敢  
讐大邦集其兇頑鋒蝟斧塘輕涉我疆以跳以踉亦旣剪刈  
僵骸覆江游齊六軍直傾其穴釋而勿誅俾自懲刷闔胡不

然復豕而啞翹其蟲臂當吾車轍皇明震怒歷告在廷是決  
不悛命將往征爾選舟師爾整甲兵漕爾糗糧各罄爾誠搖  
光在中夸則之月禡牙江濱皇秉巨鉞以誓以戒以速其發  
紀律精明颷火奮激旗旒揚揚解艘將將矛戈洸洸鎗冑明  
明載怒載厲載飛載颺雄威所吞已無荆湘旣與虜逢大呼  
衝擊藥騰藜駁星流火戟虐燄電奔巨轟雷劈殺氣冥蒙不  
辨咫尺矢鋒所貫什伍聯聯縱橫交紐命隕弗顛櫜旒湊颿  
筍束蝟編流尸塞川舟行弗前虜魄旣褫扶創而逸聚於湖  
與僅存喘息我方植柵江之南北火筏在流掩蔽如翼越歷  
四旬飛走窮途將冒萬死以絕其衝我師見之千艣如龍似  
兔之走而鷹之從酣戰六時由辰達酉僕姑一發殪此酋首  
貫睛及顱仆若枯柳大憝旣除餘不能醜遞相告言我誠不

江南通志 卷一百四十二  
振我革我頑我歸至仁誰謂培塿可高嶙峋再拜稽首來降  
來臣皇曰俞哉汝俘予受宥汝弗劉予汝父母汝凍予衣汝  
饑予哺昔何昏迷今始撤部奏凱而旋騎吹鬱搖形于樂歌  
節以蠲饒飲至于廟頒賞于朝帛堆其家肉登其庖都人聚  
觀舉手加額或嘆或謠有聲嘖嘖干戈相尋匪一朝夕自今  
昇平可坐而筴惟皇神武動則克之羣策盡屈四方式之惟  
皇寬慈降則釋之義聲動盪疇能敵之惟皇明斷遇事即決  
洞見千里不隔一髮所以四征成此駿烈小大畢朝孰敢肆  
孽在昔赤壁泊乎合肥事以幸集尚傳策書況茲之功俊偉  
赫熹揆古無讓可無詠詩臣雖微賤文字是職對揚皇休并  
獻臣臆三代以還用仁興國皇宜遵行永作民極

豫章鐵柱頌

豫章郡鐵柱二旌陽令南昌許遜敬之鑄以鎮蛟者也郡  
地濱于江水蟲騁妖故民多江禍旌陽與西安吳猛世雲  
用正一斬邪三五飛步之術追殲其神於長沙復懼遺孽  
游興使物冶鐵壓其窟宅一在西山雙嶺之南堙沒已久  
一在牙城南井迄今猶存柱出井外勵尺下施八索謂能  
鈎鎖地脈云唐咸通六年節度使嚴譔來爲郡將發視之  
未及咫烈風雷雨江水暴溢譔恐而止其見於道家書者  
如此濂窳聞之周有壺涿氏掌取水蟲若欲殺其神則以  
牡犗牛貫象齒而沉之則其神死淵爲陵神謂龍岡象之  
屬是也古蓋有其術矣矧單陽則飛制以重陰乃伏而不  
動鐵陰而蛟陽者也斯柱之建其亦沉犗象之遺意與於  
戲豫章之民與蛟不兩立微旌陽西安民其魚矣濂雖不



敏謹狗郡守某君之請勒文柱下以頌神功於億萬載頌  
曰

吳楚合域翼軫分經南昌鉅都蛟孽所庭味捷波譎睢運濤  
縈夫諸獸驗勝遇禽徵沉竈鼃產蝕阜泓成靈伯應歷鬼憲  
宣刑獄錄三辰斗劔七星揮斥電戰剗割霆升河昔黑廓川  
液紅星軌天設鎮冶金建楹祝融主燄闕伯司型八神錫羨  
五官儲精上旋圓樞下鍵方扃溟妃捧鑑淵后持衡颯笙鶴  
瀨月吹鳧汀仙旂迴紫童節流青元勲潛沕素牒晶熒龜山  
鐵絙龍鼎文銘翊扶鴻宰幹運清寧泰山可礪靈柱弗傾

興國陳令尹德政頌有序

劉崧

癸卯夏四月南平劉某遭兵亂奔逐蕩析聞鄰邑興國有  
賢令尹也自其鄉匍匐百四十餘里往觀政焉入其境田

野治而民自謂未嘗見吏也入其關商旅嬉而民又謂未  
嘗見盜也老者盱盱幼者于于居者以愉行者以舒旣而  
游於學聞絃誦之聲適於市聞輿人之歌乃踴躍感歎自  
傷僻遠不得爲其民以少漑一日之惠則又欣欣然竊爲  
興國民獨得賢令尹喜且賀之於是稍撫輿人之歌畧比  
其音節而爲之頌焉頌曰

萊田之昉昉兮我則治之孰貸我牛與種兮陳侯是資居室  
之翹翹兮我則修之孰畀我椽與甍兮陳侯是周野有猛獸  
噬人血顱孰與逐之有乞其徒羣狐睚盱或窺我室孰與拒  
之有截其屹我有瘡痍侯摩撫之我有芒饑侯來哺之訓我  
子弟養我父母以燕則佚以善則不侮爾工爾賈爾田爾舍  
聞聲趨風咸至庭下庭絕吏符曾不逮呼役有定程賦無宿

逋侯馬來止在泮之泚鼓絃詠詩樂爾君子侯車出游在彼  
中洲擊節揚旂安歌以休牢有羊豕池有鯁鯉伊民之生維  
陳侯之惠矣顛有十邑維陳侯是茂民曰噫嘻昔未曾有朝  
有袞黼廟有鼎彝母詔公歸伊民之師激江沄沄方嶺奕奕  
我輯輿歌之播無斁

撫東平寇頌 有序

劉穎

皇帝四年春撫州大侵民躋食羣盜竊發標掠東土有司  
失刑政焉馴用猖獗明年連征弗庭又明年皇帝選用神  
明得駕部陳侯使守是邦綏和厥人侯乃悉心招懷頑不  
即化用白於藩憲大臣請兵天朝今春王師東下得其渠  
帥脅從釋弗治乃作新邑寧東方人於戲可謂盛德大業  
者矣是宜頌歌勒諸金石以垂無疆

噫嘻東人孰匪齊民狂昏狡噐負鄙為艱哀兇鞠頑嘯聚瀾  
山縱橫披猖撞搪搶攘隳決天網太守神明仁武兼并不殺  
為刑彼昏罔悛卒頽於天太守赫然我師其東王命是恭攘  
除奸兇根薶株鋤舉族為俘膏流骨枯太守嗟驚潢池弄兵  
赤子寔冥乃詔元戎釋是脅從逮捕勿窮餘孽蚩蚩哀號路  
隅祈悔厥初天地好生并包含弘善人是矜有倣其墉長林  
之東新邑攸崇乃賴陳君詳法昭文用與維新流亡來歸挈  
妻撫兒感心欷歔孰我生全陳父其天陳父萬年上帝孔昭  
降嘏垂休萬福來求五峰峨峨疊翠層螺有石可磨我作此  
詩深刻大書上與天齊盛德煌煌聲聞洋洋匹休有唐

全懿堂頌 并序

裘衍

節婦陳母都夫人陳禮部棟塘先生之母也割股和藥以

事二親服節守義以終夫志撫十月之孤登進士為碩輔  
以昌陳後詔旌史書賢傳炳然一時既終之日人皆望門  
肅敬知道君子題其堂曰全懿竊惟懿美德也詩曰民之  
秉彝好是懿德是懿德者乃衆人之所固有有之而克舉  
之則節慈孝隨感而見居常為關雎樛木之風若或變  
焉為陳母所優為矣是堂也以風世道以垂無極內則云  
乎哉行辱知於棟塘因熟母之賢也三復詠歎而為之頌  
有美斯廬賢母之居母也天只惟德之基實獲厥所廣居正  
路母也安焉出必由戶休有烈光長發其祥爰及令子肯構  
肯堂

瑞麩頌 并序

羅大紘

維萬曆四十三年江西連歲大饑吉州尤甚賴撫軍王公

焦勞賑救方伯李公部巡吳公同心竭力守令仰承德意  
悉以閭閻疾苦狀報聞撫臣言於上本年二米從折色便  
報可又留稅銀二萬散各郡備賑民始有更生之望而吉  
水溫侯撫字逾勤亡何三月上旬東華峰下忽產神麩有  
樵者童子遇一父老指授此可充飢童子如教負一斗歸  
其家食之皆飽遂流聞各方荷箕鋤往者日漸至萬餘人  
日所發夜輒滿厥麩細滑潔白不雜沙石以水和之甘芳  
與米麥無異生熟食皆無恙不能多食稍能具宿春與  
大無行者一夜化為土或負太重輒棄去窮民甚無告者  
所得更粹而甘或為餅或為糕賴以不饑逸臣羅大紘家  
當孔道睹聞甚夥且真懼忤踊躍為窮民慶幸爰作瑞麩  
頌一以昭上帝之大德與山川之靈貺一以表主上南顧

江西通志 卷一百四十一 三  
至仁與在事拊循精意一以彰吾吉民風朴愿為天人所  
哀憐故事出非望世所希覲云頌曰

昔聞天降嘉禾民獻瑞麥當時君臣動色相稱史臣特書垂  
教來世然皆盛世休祥惟以新一時耳目聽觀非利物濟人  
之實惠也生茲靈山實產異麩精非人巧粹本天成凝若膏  
脂皎如霜雪黍稷同馨不費耕耘之力調和可食毋煩杵臼  
之功雜腥暈則嚼如蠟配藜藿則甘如飴少食之飢而能飽  
過食之飽而不化蓋惟以濟四民之無告即日索萬斛其何  
傷邇者麩麥有秋禾稼已播穀雖貴而價不騰踊年本凶而  
人免阡危於惠為不費之惠於祥為非常之祥倘雨玉雨珠  
既無救於白骨即降甘降醴亦何補於青苗孰若瑤丹瓊粉  
藏於不涸之倉霧散雲蒸發於無禁之府老稚兼濟即起死

可以回生仁義並行唯周急而不繼富歡騰穹宇和洽清寧  
斯蓋帝運隆昌與上蒼合其德故乾道變化亦與聖人同其  
憂豈惟度歲兆豐康生民於仁壽抑且流慶顯瑞臻曆數之  
靈長固宜上下同心增修厥德發弘願體至仁蠲不急去泰  
甚進賢簡能汰冗黜浮理陰陽順四時於以仰荅天貺而凝  
承無疆休止斯天人交應之道不可誣也

府學新廟頌

吳 福

江漢之東阡為彭澤五老巖巖南邦是宅篤生陶劉邦之先  
碩邈矣不作孰究孰闢其於穆田侯三歲于茲鼓篋問故廟  
學誰為南望車籃夾以瀾螽鼉河縈之面彼是宜其迺社告  
遷出其奇贏購徒命日爰始經營辨方正位以修以平劃之  
丁丁掾之阨阨其迺易廟廡廟廡煌煌迺正廟門廟門將將

天作之泮湖水洋洋石門爲闕聖洲爲璋其自冬徂春撤故就新康侯大喜言采其芹鼓鐘在縣籩豆且陳公來釋奠告成於神其神旣歆止肅公而入揖讓登堂英賢畢集於樂胥兮筵御有緝升歌喤喤泮宮之什其公曰休哉格爾庶士熙事備成自今以始始於存心非禮勿履古之學者學爲君子其庶士感歎若失而獲咸與維新公無我斲山高水長康侯之德勒詩貞珉傳示無極其

唐

洪州大雲寺鐘銘

獨孤及

參變化孕律呂和神人莫疾於聲故天地以雷震萬物聖人以樂節八風佛土以鐘警六時天造聖作同符異貫自真乘開設其輪三轉像教不墜而法鼓之製存焉彤彤蓮宮於江

之濱萬井在其前善惡興乎人將欲誕敷我法音啟迪我善根是以作萬鈞之鐘大其器所以昭其度也侯誰尸之長者杜海泊此方上士釋法觀釋法鸞與比丘衆百三十有五人實果其願將辦所作於時火官金工循厥戒令範陰陽九六之數以合造化均薄厚侈弇之齊以諧清濁聚精會神鳩工於其間弘誓旣達昏疑皆破故衆心如城施者成市大悲之感與萬靈接祝融回祿髣髴交應越五日辛丑新鐘成於是此邦民大和曾膜拜縱觀川塞衢隘億兆諦聽鯨魚乃發訇然如扶搖號而萬竅怒霹靂作而崇山破在坑滿坑在谷滿谷金界岌岌若震若蕩旣而拗怒散渙與迴颺俱激度越大千周流六虛經於禁城入於梵宮徘徊乎霜天凌厲乎清夜千門徹萬戶警魚龍皆奮蟲豸不蟄於是聆其音者貪駭遷

善聾盲知方識浪安流地獄清涼吒王解形刀輪摧藏嚴乎  
心者聞聲以知受觀受以悟法若露清耳根鏡照身業彼金  
鼓聲氣木鐸徇路整衆孚號方斯陋矣蓋聖人弘道以勸善  
因善以建法作法器以爲天下利利者教之果法者教之因  
善者教之宗我鐘乃懸是訓是崇世界有極大音無窮

馬當山銘

陸龜蒙

言天下之險者在山曰太行在水曰吕梁合二險而爲一吾  
又聞乎馬當彼之爲險也屹乎大江之旁怪石憑怒跳波發  
狂日黯風助摧牙折檣血和蛟涎骨橫魚吮幸而脫死神魂  
飛揚殊不知堅輪蹄者夸乎太行仗忠信者通乎吕梁使舟  
楫者行乎馬當合是三險而爲一未敵小人方寸之包藏外  
若韋順中如劍鋸蹈藉必死鉤勢必傷在古已極於今益彰

敬篆巖石俾民勿忘

江州南湖堤銘 有序

李翱

長慶二年十二月江州刺史李君濬之截南陂築堤三千  
五百尺高若干尺廣若干尺以通四鄉之路蓄水爲湖人  
得其贏正月旣畢事舒州刺史李翱歌以記之辭曰

天地作物功或不周賢人相之智與神侔漉漉南陂冬乾夏  
流九江漲潮潛潛逆流東南百民城市所繇水積旣深大波  
其颿亦有舟航覆溺之憂塘壩疊路車輛其舟童嬰涕墮老  
嬾號愁歷古建茲孰爲氓籌濬之之來養民如身乃築長堤  
拒江之瀕厚其錢傭以飽餓人南北東西百里鬪臻莫不用  
力千鎚響振號謹相勵不督而勤堤旣成止岡聯突起堅若  
石城障爲渚水蒲莞芡芡鴻鵠鯉惟其所取或食或祀長

堤坦坦植之楊槐架豁飛圮以便去來除險作利非賢不能  
歌示江人式悅汝懷

宋

弋陽縣學銘

李觀

慶曆恢儒兮自東都爰及郡縣築宮授徒地不患小權不在  
大繫乎其人乃勤乃懈葛陂之南縣庭之東令異尉宇經始  
其中居室以嚴用器以利曰藝曰儀一為品制事則有變衆  
則有散非志之確誰足之踐易美知幾孔戒已甚太學三萬  
黨人以禁興雖有功廢或為福敝漏之下誦絃亦足勗哉斯  
道無與乎世儒之全安宜億萬祀

信州祥符院新鐘銘

有序

孔武仲

元豐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信州祥符院大鐘成用銅三百

鈞有奇其高九尺有五寸厚四寸廣六尺有三寸主者僧  
曉儒鑄者諸杭張孝基越二十三日冬至擊之其聲輝煌  
震動城郭既浹旬觀者不休退則歎息作生善意於是州  
將號略楊亞甫為之銘而其屬魯國孔武仲又銘於石以  
相之曰

上下無疆旁暨八垠有告必聞大聲以振叩之則應不用則  
默既以時動亦以時息

洪州寧縣藏書閣銘

并序

黃庭堅

分寧縣有學所從來遠矣然邑子諸生賴學以成就者少  
挾書以遊四方者多蓋在官嘗曰獄訟之不得其情賦租  
之不登其時簿書朱墨之不當其物寇盜發而不輒得是  
吾憂也若勸學養士二千石之任也故廟學巋然未嘗過

而問焉彼蓋不知養士之源發於縣鄉爲民父母豈聽獄求盜之謂哉今吾宰延平胡君器之之爲縣左規而右矩謹名而務實教之用經治之用律其聽民不怠其牧民不煩豪吏斂手困窮得職然後盡心於學乃舉其鄉先生與一經之陋位之以師友而作興可學之民弟子嘗溢百負器之率其僚潔牲酒豆籩釋奠春秋諸生升降成文耆老歎息則合謀曰羣居講學嘗病無書今令君不鄙我民使得燕居以勤已事甚大惠也惟是公家力不能者吾儕其勸成之於是學有職及諸生之父兄皆自勸市書以給諸生之求且爲出入之不嚴不可以保存暴涼之不時不可以持久又相勸作書閣并祭器而藏之閣成謁諸令君令君乃以元祐八年夏五月丁丑釋菜於先聖之廟而告成

焉諸生則以告黃庭堅而請銘之於是有問者曰郡有學朝廷爲之擇師教事備矣縣不興學亦病者乎庭堅曰是不然今夫浮屠之舍非傳先王之道也而所居如林其墮隳不守凡有官之君子必左右經營復之而後已關市之征先王以禁利末其開塞有權今則徒會其入百人之聚有網漏一金之利必請而張官置吏焉夫士不可一日而無學民不可一日而無教至於興學聚書則雖萬室之邑以爲非<sub>或</sub>之憂者何哉此可謂有爲民父母之心知發政先後之序者乎諸生曰信如子之言請并書以詔後之人則序而爲銘曰

凡治有條如機於紡經經緯緯積寸成兩管蒯之手簡切於紉可席可履不能以寒昔此廟學終歲蓬艾聖師所居風雨



江西通志 卷一百四十二  
無蓋今誦聖言皆有夏屋爰及方冊字以華閣華閣渠渠言  
行之林聿求古今自觀德心咨爾諸生永懷茲道勿嬉勿驚  
以迪有造得意自己書不盡言如御琴瑟聽於無絃幕阜几  
几吳味楚尾其下修水行六百里山川之靈或秀於民世得  
材用我培一根勒銘頌成式告爾後無或墮之永庇俎豆

分寧縣三堂銘

茂宰蕭公來撫我民自初訖茲惠政日新父母慈之知其苦  
樂吏瘦民肥猶求其瘼靖共在堂敬畏在庭賓禮士子有渭  
有涇我名三堂式頌式勸繼蕭公者無墜斯憲

洪州武寧縣東軒銘

有序

溫陵呂晉夫為武寧縣其懋勒足以御史其俎豆足以和  
民以其身為綱以其僚為紀其有所急也民以為義其有

所漏也民以為仁於其歲豐民間新作東軒以告豫章黃  
庭堅曰以此聽民非以勤民也余觀今之為吏訖三年則  
解體不治民亦厭之今呂侯不得代踰四歲矣而勤民如  
始至之日民亦安樂之惟恐其去也故銘以勸來者

呂侯為邦如匠規矩除治燕處不即歌舞於以近之問民疾  
苦里無追胥抱孫買鉏吏無重糶其虎為鼠我班王春民在  
東皋于耜于餉勸其作勞亟其耘耔無慢於教役乃暇日子  
茅索綯桃李充矣松竹苞矣知我民稼雨澤時矣萬物芸芸  
自本自根於其並作我觀其復富貴浮雲荷戈而逐呂侯燕  
處不棘其欲東軒高明有突有榮以納日月以陳鼓笙侯在  
東軒左經右律燕及其僚射侯酒食咨爾後生式鑒斯今無  
以豆觴費民寸陰

三峽橋銘

二山劔立瀧落天路北垂康王之簾南曳開先之布銀潢傾瀉起蟄千雷斲山為梁無有壞隕驪龍守珠不可釣罩式告游者登危思孝

寶珠寺鐘銘 有序

王庭珪

寶珠寺距安成之北四十里寺僧慧海當干戈之際誘檀越鑄巨鐘張皇佛事以鼓舞山中之民盧溪真逸為之銘曰

蠢然冥頑孰與覺空中雷電忽磅礴大音希聲本無作回祿奮怒飛廉惡一鼓成鐘神所託劔蟠蛟螭怒牙角六種震動天雨雹鑄此銘詩呵不若

白鹿洞講座銘

朱子

師道絕塞以圮其居今其言言亦莫我敢都前聖後師文不在茲如或見之有儼其思立之堂壇惟以有嚴厥臨孔昭式訛爾瞻

懷玉研銘

我輯墜簡大法以存孰摯其寶使與斯文點染之餘往壽逋容墨爾毫端毋俾元白

慶元丁巳三月庚子懷玉南溪近出此石徐斯遠以余方討禮篇時以為贈會分半橐以屬吕子約於高安因掇寄之慶元疆圉大荒落日南至晦翁記

元

龍虎山道藏銘 并序

虞集

道家以老子清靜之言為宗老子本周藏室史故其流出

於史官今道家有藏室以藏書蓋有所因起矣漢之時去老子未遠其言最用世然著於志者凡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而伊尹太公管仲之書在焉不皆本於清靜也後世神仙祠禱凡方伎悉繫於道家其書概謂之經蓋其相傳最尊者三洞三十六部凡萬百千篇世徒聞其名而陶隱居真誥或著其目多云未降於世者是也其可知者大抵出於老子之後而老子至矣今其徒尊而藏之以室不亦宜乎龍虎山者嗣漢天師居之其上清正一宮者道家之總會也宋慶元中沖靜先生留用光見之寧宗使有司新其宮而藏室之所謂經者皆粉黃金爲泥書之後以宮火不存皇元大德三年有勅重建宮嗣漢天師留國公曰不可以重煩縣官也凡祠宇可爲者率其徒各以其力爲

之而余獨見先生作藏室木石堅美締構雄麗規制蓋加於舊藏以木爲匱置室中高若干尺內廣圍徑若干尺觚其隅爲八面面爲方格以次受盛經之函刻木爲天人神仙地靈水官飛龍翥鳳之屬附麗其上皆塗以金中立鉅木貫之下施盤輪令可關以旋轉言象天運焉工未畢先生去世弟子孫景真成之而奉祠先生於藏室之北不忘其功也先生之師曰黃君復亨復亨之師黃君崇鼎至元中佐天師立道教所多所畫諾亦有祠復亨嘗鑄大鐘起鐘樓施田益宮中先生名彥綱字叔紀閩人有文章其道行見翰林學士元公明善所撰碑文旣爲藏室亦買田食其衆以備修葺蓋遠計也復亨弟子李謹修從三十九代天師至京師來求銘其藏室銘曰

江西北流志 卷一百四十二  
粵若太始虛皇之廷天貞丈人象氣鍊形結畫神丹出圖帝  
青散亡荒角振耀流霆昭明三光敷落九星縱橫自然非有  
使令變合萬億出物宣靈後聖有作取以爲經五千其文載  
之兼駢示我清靜遂我杳冥天根之門化虛元寧配天作極  
宰於化亭乃孳緒餘襲武承馨法言神方枚數以莛要其宗  
旨如器在型上清有宮萬神攸停乃作瓊室俠列幽屏題囊  
篆茂刻石雕玲龍韜括籍虎帶縈緹玉氣充達金耀晶熒陽  
衛雄毅陰官娉婷人不敢褻鬼不敢聽慎爾授受俾老復丁  
實茲萬年合增帝齡下土小子稽首述銘勒作真符後天不  
傾

豫章樓銘

有序

柳貫

江西等處行中書省治龍興而龍興古揚域豫章其郡名

也泰定四年秋八月甲子重作南樓於城上實備雉門之  
制題其榜曰豫章以爲治格章明則民胥悅豫有以靈承  
上恩名從其舊具新義焉日旣南至大合讌張樂以落之  
相臣臨席賓僚列俎酒酣歡洽咸謂新茲傑觀增壯南服  
宜有銘詩昭示永久則以其辭命貫貫不敢讓爲之銘曰  
維皇有野維地有區九土三條辨方制隅揚域入斗亦禹所  
敷春秋戰國捨裂紛如中江而西爰闢邑涂畫茲豫章曳楚  
引吳漢因夷部建侯以居提封所旣海澨嶺阻洪始名州廢  
郡之餘雖則分疆百雉維都觀察節度幢纛麾符作鎮開藩  
列城受呼守牧之良若史有譽宋制遵唐謀帥選儒迨更府  
號孝義則疎以年而命稽實本虛神元應天統御方輿旣定  
南紀旋安里閭時哉裕宗正位皇儲錫是分地襟江帶湖世

祖有詔雷行電舒曰惟龍興由夫澤道其潛其躍乾道與俱  
異指同音革之迺乎遂簡宰臣建行中書以張國威以宣廟  
謨亦訓亦齊無劉無效課則民庸賦則兵車謹修侯度職貢  
乃輸富而教之俗恬以愉其北柴桑其南番禺萬里行涉不  
煩戒徒凡口星終若閱朝晡治理之成一軌無渝肆今省署  
堂昔雌塗府舍潭潭孰啟新模據勢雄尊象乎紫樞兩觀之  
間有列闥閣疏爲修閤達及交衢扇燼揚埃忽不須臾宰臣  
曰噫責其在余余有兵民企瞻所於譬諸服袞袂則有裾白  
書驛聞報發官帑大寮部役令丞具需陶埴斬材工來于于  
層構勃興鵬騫蜃嘘翼翼闌楯隆隆棟桴其崇五仞其廣百  
膚上宜綴筵下可建旗雲宿藻井霞飄綺櫺西山晴翠時落  
堦除如憑廣莫如挹方諸湖淶右汎江瀾左紆千帆輻集萬

屋鱗鋪警夜嚴昕有鼓鐔釘有節干擲有栖漏壺坐息徒倚  
有亭有廬亦有游氛不攘而祛宰臣來登稅駕踟躕曰今高  
朗維昔隘洿匪增匪埤匪剔匪剗度不在奢名不在誣即榜  
豫章在志古初豈惟志古示民不迂爾卜牲釁爾謀燕胥我  
有嘉賓爾肅以趨上公維宰元袞繡襦色笑娛賓其虛其徐  
殺截旣升醪漿載餼吳絲蜀桐趙王燕姝碣極之戲角觝之  
夫次舉交陳卒徼虞虞講禮有容流風四徂以我豆籩易彼  
斯及聖人設險有不可踰域山界谿猶跡之麤治在郡縣謂  
若蒲盧古然今否問牧棄芻宰臣維垣志範其驅大閑克正  
小體自紆繫此江粵夥民曠虛八夫四耜三歲一畝畝有遺  
秉野無逋租由宰臣賢仁涵義濡麟遊鳳鳴可坐以須載瞻  
臺隍飛閣渠渠臨茲治城如承盤盂由穎陰侯爰始插椽歷

江西通志 卷一百四十二  
數千年考萃應圖洪惟寶命天降神扶赫赫宗支一本而夸  
前星次焉麗於南弧熒光所被川媚壤腴封建之福在德不  
孤宰臣作樓非以聚醜固國藩墉有隆無汙民之戴之時樂  
以訔陋儒屬辭實繁且蕪請命劉工託諸砒砒

清江慈濟寺鐘銘

并序

傅若金

去清江城南二十里丁家渡當江廣水陸之道歲春夏水  
潦暴溢舟人因阻險要重利行者病焉里人劉充成思弭  
前患乃致浮屠之能任斯役者得新喻廣惠橋寺僧永華  
持疏走上下即好事有力者勸共出錢造舟爲橋以通往  
來其旁屋浮屠令守之庶弗廢事未集會郡幕長月忽難  
君適至興利去弊政先仁民華走君勾主其事令出郡人  
士翕然從風以勸且無敢沮撓者華得錢若干萬緡橋爲

方舟四十有五爲浮屠屋若干凡木石工作之費橋萬五  
千緡有奇屋五千緡有奇旣成橋君割俸入錢二百五十  
緡畀浮屠令範金三百斤爲鐘勒歲月其上志始末焉集  
賢揭公後斯樂與人爲善者爲題其橋曰月橋寺曰慈濟  
橋以君名寺以善稱乎忘也始工至元五年己卯九月  
畢工明年十月又明年至正改元辛巳四月君移官工部  
當去郡華與劉氏子本來請銘鐘且著君之不可忘者嗚  
呼昔鄭子產以有君子養民之惠而見稱孔子及以其乘  
輿濟人溱洧則猶不免孟軻氏不知爲政之譏而其存心  
則善矣甚矣古之君子之難哉近世之爲政者非徒惠不  
及民且多漁取以自利民病甚至莫之恤於是去子產遠  
矣其能知政之本急所先務而又割其俸入以建永久之

績如月君者夫固無愧古之君子而足感發今之人哉聲  
之聞遠且不朽將有類是鐘者已銘曰

江之芮不可以揭不可以揭有坦斯濟民之聰不可以虹不  
可以虹有鏗斯鐘鼓鐘鏗鏗震彼冥行孰其範之於閔厥聲  
厥聲閔止侏於天子天子萬壽德音不已

明

何侯廟鐘銘

并序

陳謨

侯自元朝至元丙子內附之初來監治西昌實能父母其  
民保障其土故能廟食於茲百歲益虔彤嚮感通震於遠  
邇禮云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惟侯有焉先是廟有鐘鼓  
嚴祀朝夕洪武之初鐘毀不存十七年衆善集力興是範  
圍鳧氏告功非銘不永銘曰

惟侯之民功亦旣銘於鼎鐘惟侯之廟貌非鐘不震耀鏗鉤  
鏗鞀金聲烈烈匪惟侯威益彰厥德旣鼓於宮亦聞於野侯  
之出入有肅其駕彼蒲牢之吼徒驚於海隅曷若此音輯定  
我民居侯有甘棠蔽芾於西昌我銘此鐘千載不忘

李氏慈和堂齋銘

并序

周忱

慈和堂者吉水李氏兄弟養親之堂也李氏之彥曰遵愿  
曰遵懸曰遵遡皆與余遊余嘗愛其兄弟間內無私帑外  
無間言口皆恂恂雅飭好學不倦以是知其母氏之賢蓋  
遵愿兄弟方童稚時其尊君已去人間世所以教養訓飭  
俾至於成立者皆其母王孺人之力今孺人高年鶴髮康  
強無恙而諸子玉立怡怡然奉甘旨於一堂之上慈和之  
氣象於是可想見遂喜而爲之銘曰

古之賢母擇鄰居之亦有兄弟伯壻仲篋匪伊母慈弗克誨  
子子之友恭母慈攸致瞻彼李氏有堂言言母氏聖善兄弟  
怡然昔之教矣詩書道義今之懷矣連枝同氣睨彼末俗豆  
其興歌我則不然和樂實多戒彼漓風箕箒諄語我則不然  
和樂且孺慈和之慶萃於一堂上天錫佑富貴康彊

獨對亭銘

李夢陽

巖巖五老若翔若垂堂其東南我亭對之惟混沌初磅礴賦  
形彼得其峙我得其靈其靈其峙一元所為曰靜曰壽仁者  
如斯於穆巖洞嶺迴溪環桂松盤盤學宮是基鼓篋摠衣四  
方攸歸弘本立教爰自考亭人遐跡存崖鏡熒熒如日如星  
邵子爰構獨對斯肇於微紫陽孰並而當宗宗者澗有源有  
泉不有哲民疇開我先五峰巖巖永斯在斯跡殊理同哲其

我師作銘於亭來者式思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四十二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四十三

藝文 題跋 志 書事 記畧

宋

跋顏魯公靖居寺題名後

歐陽修

右靖居寺題名唐顏真卿題按唐書紀傳真卿當代宗時為檢校刑部尚書為宰相元載所惡坐論祭器不修為誹謗貶硤州負外別駕撫州湖州刺史載誅復為刑部尚書而此題名云永泰二年真卿以罪佐吉州與史不同據真卿湖州放生池碑陰所序云貶硤州旬餘再貶吉州蓋真卿未嘗至硤遂貶吉而史書但記初貶書於紀傳耳真卿大曆三年始移撫州當遊靖居時猶在吉也

跋唐顏真卿小字麻姑壇記

右小字麻姑壇記顏真卿撰并書或疑非魯公書魯公喜書大字予家所藏顏氏碑最多未嘗有小字者惟干祿字書注最爲小字而其體法與此記不同蓋干祿之注持重舒和而不局蹙此記道峻緊結尤爲精悍此所以或者疑之也予初亦頗以爲惑及把翫久之筆畫巨細皆有法愈看愈佳然後知非魯公不能書也故聊誌之以釋疑者

### 跋饒州甘棠館題名

右甘棠館題名自唐德宗貞元以來止於會昌文字多已磨滅惟高元裕韋夏卿所書尚可讀甚矣人之好名也其功德之盛固已書竹帛刻金石以垂不休矣至於登高望遠行旅往來慨然寓興于一時亦必勒其姓名留於山石非徒徘徊俯仰以自悲其身世亦欲來者想見其風流夏卿所記留連

感愴意不淺也如高韋二子皆當時知名士史傳載之詳矣昔杜預沈碑漢水謂萬世之後谷或爲陵庶幾復出以見於世其爲慮深矣然預之功業不待碑而自傳其區區於此者好名之弊也故士或勤一生以自苦或餓死空山之中甚者蹈水火赴刀鋸以就後世之名爲莊生所笑者有矣故予於集古每得前世題名未嘗不錄者閔夫人之甚好名也

### 跋太虛辯才廬山題名

蘇軾

某與大覺禪師別十九年矣禪師脫屣當世雲棲海上謂不復見記乃爾拳拳邪撫卷太息欲一見之恐不可復得會與參寥師自廬山之陽並出而東所至皆禪師舊迹山中人多能言之者乃復書太虛與辯才題名之後以遺參寥太虛今年三十六參寥四十二某四十九辯才七十四禪師七十六

江西通志 卷一百四十三  
矣此吾五人者當復相從乎生者可以一笑死者可以一歎也元豐七年五月十九日慧日院大雨中書

題張唐公香城記後

潘興嗣

唐公國士也立朝敢言名動縉紳視萬鍾之祿不易其操一邱一壑自謂過之方此時僕齒髮方少已無仕宦意第以琴書為樂相視莫逆至于忘年可謂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不愧于古人矣每一至此視公筆蹟于壞壁間字浸漫滅惘然于懷真覺上人好事次錄其言勒于石

跋歐陽文忠公廬山高詩

黃庭堅

劉公中剛而外和忍窮如鐵石其所不顧萬夫不能回其首也家居四十年不談時事賓客造門必置酒終日其言澹澹似教似諫依于莊周淨名之間年八十而耳目聰明行不扶

持蓋不得於彼而得於此也若廬山之美既備於歐陽文忠公之詩中朝士大夫讀之慨然欲稅塵駕少揖其清曠而無由而公獨安樂四十年起居飲食於廬山之下沒而名配此山以不磨滅碌碌而得志願者視公何如哉

書徐德占題壁後

豫章有二豪傑雷霆一世世父長善外兄徐德占相望五十餘年舅甥畧相似長善以文章德占以才畧出深山窮谷而揭日月於蒼天之上長善年三十二德占年四十大命賈傾使人短氣予過宿章明揚追遠堂下觀德占字雖一時戲笑語猶騁騁見其忠厚之氣

書萍鄉縣廳壁

庭堅航荆江畧洞庭涉修水徑七十二渡出萬載宜春來省

伯氏元明于萍鄉初元明自陳留出尉氏許昌渡漢江陵上夔峽過一百八盤涉四十八渡送予安置于摩圍山之下淹留數月不忍別士大夫共慰勉之乃肯行掩淚握手爲萬里無相見期之別蠻中九年白髮來歸而相見於此訪舊撫新悲喜兼懷其情有不勝言者矣余之入宜春之境聞士大夫之論以謂元明盡心盡力視民有父母之心然其民囂訟異於他邦病在慈仁太過不用威猛耳至則以問元明元明歎曰天子使宰百里固欲安樂之豈使操三尺法而與子弟仇敵哉昔漢宣帝患北海多盜賊起龔遂爲太守及入見見其老而悔之遂進而問曰北海之盜陛下將勝之邪將安之邪然後宣帝喜見於色曰張官置吏固欲安之也予嘗許遂以爲天下長者也夫猛則玉石俱焚寬則公私皆廢吾不猛不寬唯其是而已矣故榜吾所居軒曰唯是而自警庭堅曰夫猛而不害善良寬而不長姦宄雖兩漢循良不過如此萍鄉邑里之間鷓臬且爲鳳凰稂莠皆化爲嘉穀矣因書之屏間以免別後懷思庭堅之來以崇寧元年四月乙酉而去以是月之己亥

跋南城吳氏社倉書樓詩文後

陸游

南城吳君子直兄弟作社倉畧倣古者斂散之法築書樓用爲子孫講習之地其設意深遠流俗殊未易測也或者乃謂吳氏捐貲以爲社倉凶歲免民于死徙其有德于人甚大後世當有興者子孫不學則不足以承之此其築書樓之意使吳氏之意信出此乃市道也市道不可以交鄉黨自好之士其可以與天交乎吳君之意蓋曰吾爲是非一世也吾兄弟

他日要當付之後人人不可知吝則嗇出貪則漁利息荒則廢事雖面命之或不聽於遺言何有惟學則免是三者之患而社倉雖百世可也此吾兄弟之本旨若夫富貴貧賤我且不能自知乃爲後人謀而責報於荒忽不可致詰之地亦愚矣吳君遣書行千餘里示予以社倉本末因及諸公書樓記述予慨然歎以爲知吳君兄弟心者莫予若也故書之

跋荆公詩

右荆公手書詩一卷前六首贈黃慶基後七首贈鄧鑄石刻皆在臨川淳熙七年七月十七日陸某謹題

題折桂院行記

朱子

始予至折桂院之西軒愛其江山之勝道人雲公爲予言此未足觀稍上當益奇因道予行深竹中竹盡得大阜背負五

老面直江湖東西數百里雲山煙水渺莽縈帶勝絕不可名狀乃覘作亭其處取李翰林廬山謠中語命以爲黃雲觀會雲公去不果爲今年春乃克爲之未訖工而余代去閏月晦日與清江劉子澄長樂林擇之開封趙子明溫陵許景陽建安王春卿長樂余占之陳彥忠臨淮張致遠長樂黃直卿俱來因記其事雲公諸王孫棄官學浮屠法今客大洪山云

書濂溪光風霽月亭

淳熙八年歲在辛丑夏四月六日後學朱熹張揚卿王沅周頤林用中陳祖永許子春王余隅陳士直張彥先黃幹敬再拜于濂溪先生書堂下惟先生承天畀系道統所以建端垂緒啓佑於我後之人者厥初罔不在斯堂用咸歎慕低徊弗忍去熹乃復出所誦說先生太極圖贊其義以曉衆咸曰

休哉退先生之曾孫正卿彥卿元孫濤設饌光風霽月亭祁  
真卿吳兼善僧志南與熹敬書以誌

跋蘇文定公直節堂記

右南康軍治直節堂記樂城蘇文定公為郡守徐君師回望  
聖作又手書而刻石焉自元豐乙丑距今淳熙已亥凡九十  
有五年而新安朱熹來領郡事問堂所在則既無有而杉亦  
不存求其記文則又非復故刻而委之他所矣於是歷訪郡  
之老人竟無有能言其處者蓋自元豐至今其間世故亦多  
變矣然建炎羣盜於今纔五十年舊迹蕪滅未應至此意者  
斯堂之毀其在紹聖黨論之時乎撫事興懷慨然永歎顧郡  
方貧而民已病正使堂之故基尚在勢亦不能有以復於其  
舊獨聽事有堂無額而庭中有老柏焉焚斲之餘生意殆盡

而屹立不僵如志士仁人更歷變故而剛毅獨凜凜然不衰  
者因取直節之號寓之此堂而輦記石陷壁間且欲盡去庭  
之凡木雜植杉柏以髣髴前賢之遺意則既非時而熹亦以  
病告歸矣嗚呼後之君子其尚有以成予之志也夫

跋白鹿洞所藏漢書

熹既為劉子和作傳其子仁季致書以其先人所藏漢書四  
十四通為謝時白鹿洞書院新成因送使藏之以備學者看  
讀子和五世祖磨勘府君式南唐時讀書此洞後仕本朝有  
名太祖時其孫敞放皆為聞人今子和弟子徵之家尚藏其  
手鈔孟子管子書云是洞中日課也

跋金谿陸主簿白鹿洞書堂講義後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元子靜來自金陵其徒朱克家陸麟之

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熹率僚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蓋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於入德之方矣

跋顏魯公栗里詩

右唐魯郡顏文忠公栗里詩見陳令舉廬山記而不得其全篇雖然讀之者亦足以識二公之心而著於君臣之義矣栗里在今南康軍治西北五十里谷中有巨石相傳是陶公醉眠處予嘗往遊而悲之爲作歸去來館于其側歲時勸相間一至焉俯仰林泉舉酒屬客蓋未嘗不賦是詩也地之主人零陵從事陳君正臣聞之若有慨然於中者請大書刻石上予旣去郡請益堅乃書遺之

跋資國寺雄石鎮帖

陸九淵

象山西址瀕溪溪有渡曰石龜夾溪之山曰西山西山之北有山峭峙與西山同出曰徵君山故老相傳古有隱者在其上累徵不就人號徵君因以名山山麓有寺曰資國猶藏其立寺時帖乃雄石鎮帖也字體結密行筆有法非今時吏書所及年曰龍紀元年仍書歲次己酉亦不類今時文移官曰鎮遏使侍御史簽書者曰押衙兼副將印曰信州雄石鎮本未記文乃正篆不繆疊今其地屬貴溪史傳所記故老所傳皆未嘗知有雄石鎮鄉人嘗言永泰二年置貴溪考之唐史貴溪之建在永泰元年而次年爲大曆元年然大曆改號在

長至日是永泰嘗有二年矣建議至已立法兩年亦事勢之常置縣之年尚傳至今龍紀後永泰百餘年而人不復知有雄石鎮何也唐六典鎮有鎮將鎮副掌鎮捍防守兵部條中又曰凡鎮皆有使一人副使一人今日鎮邊使曰副將蓋互見矣又曰凡諸軍鎮五百人置押官一人今日押衙者豈幾是歟施其地者曰周丞鄴丞鄴之官曰押衙兼都監似亦鎮官然則此鎮有兩押衙又有都監唐百官志本六典六典乃明皇所撰史臣固曰永泰後諸鎮官頗增減開元之舊制固宜不可盡考丞鄴稱鎮長曰中丞而其官實侍御史唐供奉官御史中丞與侍御史聯班此尤足以知非後人所能僞也其地則曰丞鄴宅西面東坑徵山脚初無君字然山上有井其深無底旱時祈雨率多靈應謂之望井水流出爲石坑謂之君坑實折徵君二字云耳寺僧海瓊乃周氏子丞鄴之後也好文學詩懼此帖之磨滅將刊諸石求予爲跋予觀唐于今爲近其季尤近龍紀之元距今纔三百有三年史傳所述故老所傳已不復知雄石鎮之髣髴則是帖之傳亦足爲考古者之監故備論而書之

跋歐陽君遺事

周必大

高宗皇帝即位南京宰輔不思將順求言之美意專爲身謀殺上書人鎮江陳東少陽撫州歐陽徹德明六飛南渡亟黜時相再贈二人朝奉郎祕閣修撰玉音惻怛過禹湯之罪已錄孤賜田光于史冊草制者中書舍人王居正也右丞許崧老旣爲哀詞必大又鈔少陽行狀授梁君世昌刻之世昌曰德明吾鄉人也其孫瑀嘗哀次事始末里中文士鄧名世亦



誌其藏將并刻之按唐韓文公銘死事之臣張徹云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暗以爲生子獨割也爲彼不清作玉雪也德明生而命名與之同爲國捐軀又同是真能晞顏慕蘭者先是鄧庠繪晏元獻公曾子回汪信民謝無逸祠於講堂德明預焉其視沒世名不稱或遺臭萬代者孰得孰失邪德明弟衡子飛黃婿黃怙皆蒙恩補官飛黃終建安尉瑀蓋其子也

跋鄭威愍公事

楊萬里

近世培溉人才忠孝成俗至本朝盛矣唐季五代全軀賣國之風於是一變慶曆元祐之間忠臣義士充盈朝野非諸老之賢祖宗之勤也其積豈一朝一夕哉自紹聖崇觀之大臣指諸老爲邪奸挫摠銷泯不盡不置也而靖康之禍猶有死

國如威愍鄭公者此固前日奸邪之遺種而紹聖崇觀之大臣所銷泯不盡者邪意慶曆元祐之奸邪可少哉至於銷泯不盡可以觀祖宗之澤矣公玉山人擢進士第靖康間守同州城破死難公名驤字潛公廬陵楊萬里書

跋山谷踐阼篇法帖

予頃丞零陵嘗於同官張仲良許觀山谷先生小楷兩都賦歎其多而不疲且愈精也仲良笑曰此未足歎也子知其下筆時乎學者每求作字山谷必問欲六經何篇左氏傳太史公班孟堅書何篇他詩文亦然即隨所欲一筆立就命取架上書閱而校之不錯一字蓋張中丞口誦山谷筆記也西昌彭孝求好古博雅示予踐阼篇因附所聞於後予嘗見章懷太子注范蔚宗後漢書載武王衣銘云蠶事苦女工難得新

棄故後必寒而此篇無之豈逸文乎抑見他書也則并志之  
跋范文正公集後 宋綦煥

番陽郡齋州學有文正范文集奏議歲久板多漫滅殆不可讀判府太中先生嘗謂此郡太守名德如日月之照終古不泯者在唐則顏魯公本朝則范文正公文正之集士大夫過郡者莫不欲見其可不整治乎於是委屬僚以舊京本丹陽集參校且捐公帑刊補之又得詩文三十七篇為遺集附於後

跋李景春紹興萬言書藁

文天祥

吾鄉布衣李君景春上書于紹興累累萬言盡疏閭閻隱微之故可謂知無不言矣厥亦惟我高宗皇帝仁厚惻怛勤求民瘼是以旁通下情庶幾古者詢于芻蕘之遺意凡我有官

君子暨于國人式克于勸讀君之言當時州縣間可嗟歎者如此今去之百有餘年孰知又有過于君所觀者識者于此又重為世道感

鷺洲書院記跋

謝枋得

廬陵郡屬邑泰和有龍洲前邑宰愛其勝壘石為基創為書院大丞相文忠周公記之或謂文忠曰邑有學矣非贅乎文忠曰三代盛時自王畿建于六鄉六遂為學者二為序者十一為庠者三百諸侯三鄉三遂庠序嘗半之家塾猶未論泰和子男邦也畧考圖籍浮圖之居百區老子之宮亦十五區而額存屋廢者不與焉歐陽公著本論謂三代之民不從事田畝則從事禮樂不在其家則在庠序是以王者之政明聖人之教行雖有佛老無自而入今也昔之庠序皆轉而為寺

觀何不疑於彼而疑於此也是邦先賢所以主張學校如此  
白鷺之於龍洲同一章貢水也周文忠公即世四十有八年  
而有書院於此書院之與郡庠相望一水設謂教化有不切  
能不以贅目之雖然由文忠之說則吾邦雖復數書院猶以  
爲不足也

元

題金谿吳節婦黃氏訓子詩後

吳澄

金谿新田前貢進士吳君叔可甫第三子泰發之婦黃氏年  
二十七而其夫遠賈溺死黃氏守共姜之誓長其二子一女  
俾有室有家年且五十矣作教子詩三十韻以勗其子暨從  
子辭義蔚然不忝曹大家節操文學兼有難已其從孫綬錄  
以示予予嘉歎焉予仲子某之婦亦生于至元壬午及至大  
已酉予子喪時有孫男一孫女二少者才二歲今各嫁娶畢  
此婦與黃氏德頗同但不能文耳

跋剛簡公奏藁

宋三百年權姦之誤國亡國者五初亡以蔡後亡以賈開禧  
之敗去亡無幾紹興寶慶雖未有亡國之禍然挾敵勢貪天  
功誣上行私使不得盡爲臣爲子爲弟之道則二凶之惡殆  
浮于三凶當是時以小臣而敢于言國家之大事以扶天地  
之常經者廬陵二胡公也忠簡公憤激烈驚悚一世剛簡援  
引故實敷陳倫理明白懇切不爲危辭又不牴牾時宰而貽  
書以感動之忠簡之言似賈誼剛簡之言似陸贄三公知愛  
君而不敢愛其身一也夫人臣之告君冀其悟爾豈欲觸其  
怒哉夫子之請討陳恒也所以告其君大夫嚴正而不迫如

此後之忠君徇國者其尚有味于吾言

跋趙子昂書麻姑壇碑

顏魯公麻姑壇碑在吾鄉舊碑爲雷所破重刻至再字體浸失其真今觀趙子昂所書妙筆也顏字趙字並出于王或勁正如端笏重臣或俊媚如時花美女二者各臻其極然顏學王書而字與王異趙書顏記而字與顏異非深造閫域不能知也後之君子必有工于評者劉時中王豈巖俱學書而善書此帖趙以畀劉劉以畀王蓋其所好所識相伯仲也是以轉相授受云

題進賢縣學增租碑陰

士大夫治官如治家則何事不可辦官府學校之間大率視如傳舍苟且以俟代去孰有視如家事者哉進賢學產隱沒虧折前後學官安視而不經意教諭萬君始搜括究意悉革其弊學計頓增然萬君能復其舊而已非有所增也什一中正之賦通古今可行至今官之取於民者不過此惟豪民私占田取其什之五以上甚矣其不仁也而近世公田因之亦十五以上耕者不堪逃亡荒廢者過半於是官抑配於富戶以取贏焉產與公田一也其賦雖不能如什一之輕幸未至如豪民之取而姦民或增租入以餌職掌之人而求奪佃予提舉儒學時凡若是者必沮遏夫萬君有功於進賢之學而予慮規利者不知大體緣是以增租爲能則是厲民以自養也其可乎故題其碑之陰一以示勸一以示戒云萬君有理財之長視官如家爲洪郡學錄值洪學弊極予欲移其施於一邑者試之於一郡而同列不悅之遂不果

題安湖書院始末後

漢循吏化潢池弄兵之赤子賣刀劍買牛犢史傳以爲美談  
吾樂安何侯初登進士科尉廬陵已著吏能署臨江錄曹仕  
彌進彌優及宰興國建安湖書院于邑之衣錦鄉敦以詩禮  
能化一鄉素不可化之俗訖今不復弄兵雖漢之循吏何以  
尚茲於呼士君子有志斯世大而宰天下小而宰一邑皆可  
以行志顧其人何如耳斯高用而盜賊遍山東林甫國忠用  
而盜賊遍河北卒以亡秦而亂唐一郡縣之小用得其人則  
如此以天下之大用不得其人則如彼人才之有關於斯世  
豈小哉天下不難治也安得如侯者千百布滿郡縣哉侯諱  
時字了翁人稱見山先生采李侯之同年進士安撫江南西  
辟侯主管機宜文字朝命提舉江南西常平茶鹽事不及上  
未幾銜石填海之志不遂匿姓名曰堅白道人市藥民間數  
年後還家以壽終

題遺廖生

寧都廖國器妻陳氏生宋嘉定甲申年二十八喪夫守節甘  
貧以俟其子之長至元丙子更革之會子死于兵婦亦被掠  
僅存孤孫人俊生甫七歲劬勞以鞠其孫孫旣弱冠哀其父  
死不葬母去不還痛苦求之詢之遺老得父骨于叢冢間聊  
慰其心焉零丁徒步往北方尋訪其母至揚知在滄州至滄  
則知母在彼有子旣死而葬矣欲歸母骨異父之弟不可銜  
哀而復幾欲無生而祖母年八十一再受賜帛恩及九十有  
七公朝旌表其門閭鄉里咸稱節孝之家陳氏康寧無疾壽  
未可量昔陳氏之姑郭得年八十七祖母姑鄧得年九十九郭

沒而鄧猶存陳氏以孫婦養祖姑盡孝今人俊甚孝於祖母而陳氏年壽又將過其祖姑天之所以報昭昭也一門之內有節婦有孝子為節婦者天既厚報之人俊家禍雖慘而能為孝子天其不終報之乎或惜人俊未學子謂不然夫所貴乎學豈曰窺鑽故紙諷誦陳言而已乎孝弟民彝學莫大乎是也世之識字觀書號為知學而倫紀墮斃曾飛走之類不若者奚足道哉人俊之孝行本乎天性若其刻木象母以附父穴施經佞佛以祈冥福則禮之所否理之所無不為可也有人偽作予語以貽人俊其間不無違經悖教之辭匪但誑之且或誤之甚哉其不仁也太府提點孫君好德尚義以諒於予為書此以黜其偽云

跋麓泉記後

程文海

盱余明可工小兒醫求予書麓泉二字扁其所居之室吾友吳幼清為記復求予言今之術者曰醫也星命也地理也談相也星命地理與夫談相者口舌為大耳精不精未害也惟醫不可以不精而其計效目前亦豈如星命地理與談相之迂且誕乎哉古者醫師之職歲會其成十全為上失三失四者下矣漢詔聞倉公方技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醫安所受學受學幾何幾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誠以醫者人命生死之所係要非可虛譽求也吾家孫子三歲而病謁諸醫或曰驚或曰風明可一見曰此傷暑也飲以一劑而愈吾弟女子方一歲而病瘍既苦河魚三日諸醫却立明可飲以三劑精神如常時他小兒賴明可而活者復多計明可出入城市其所療所全當不可

江南通志 卷一百四十三  
縷數惜未有記之者自今以往某病某證以某藥已錄而記之他日詔聞執此以往而不在區區者之一言也

跋魚山李氏社倉事後

官有常平私有社倉皆所以利民也常平廢不復舉社倉之存者亦無幾矣今年春予歸母喪于南城之南主于魚山李氏識魚山翁之子仁壽獨能嗣其翁所立社倉規制至今不廢可謂難矣仁壽老猶嗜學其才足以用世而隱居求志能不失其世守豈偶然哉

書蕭煥有臨江爲政碑後

劉詵

予舊聞古人平反輒爲反覆數過喜快若親見又恨今世無復見此人及見其斥鬼神破妖異則又疑史氏或採撫之過今觀蕭君煥有臨江所爲政則知古今人真無不相及而史皆信史也夫知屈抑而不敢言見像偶而輒下拜皆怵于禍福也天下惟不怵於禍福者可以行其志天下惟學而有守者不怵於禍福蕭君之政通幽明而無間其要不越于學耳今方閉門益究經史則其政未可量也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蕭君有焉

跋曾氏世譜後

虞集

南豐曾氏之族其在金谿者故宋南安守仕於國朝僉福建閩海提刑按察司事以奉議大夫致仕諱冲子之孫元默命其子衍以南豐金谿曾氏世譜示集受而讀之作而歎曰善夫文昭公元豐七年所爲族譜敘也文昭之言曰家傳舊世系以爲溫彥博高士廉所撰而有不敢信者經唐末五代之亂又有不可考者自其身追尋先集之遺至其鄉石記鐘銘

之屬得其六世之名諱猶有不能盡知者蓋慎之至也曾氏之門若文定文肅文昭一時文獻之懿度越古今文肅貴爲丞相自可以見其源本之深固而足以知其流裔長久盛大矣世之人曾不知古人之意妄引名族賢者而自附焉覲以自表而不知誣祖之罪其爲不孝甚大而其官爵年代參錯舛誤徒貽識者之笑歎是故若文昭之志其族譜所以爲君子之道而後世之所當師法者也且夫子孫旣多支分派別而服盡而親盡而譜有不能及者遂至如塗之人士大夫家著譜者嘗病之而文肅公之言又曰後之續此書者世緒旣遠並載則不勝書彼此各書則可以互見此良法也此小宗附于大宗之微意士大夫家作譜者之所當知也曾氏自南豐而金谿二百年間人門並著譜無遺闕而按察公兄弟三人在故宋時並踐華要推恩先世至于師保南豐三君子以來金谿又其一興也集嘗觀于臨川之乘自宋初有黃門樂侍郎晏元獻公王荆公之家樂之子孫尚多晏亦有之而王氏之後分居金陵其後人特少南城旣自爲郡南豐又別爲州其居金谿者復爲臨川之大族何其盛哉集嘗待罪國史歷觀國家貴戚勲臣世系承詔撰經世大典必移文其家按其文字石刻與簡冊不謬又詢其子孫至于故老而後謹書之正恐他日有溫高之致疑於後世乃若前朝之故家遺族僅存于今時者集亦嘗得見其人見其譜而讀之其不勝感慨者多矣若曾氏者其可感也夫亦可敬也夫

跋劉墨莊世譜

故宋臨川世家莫如樂侍郎晏王二丞相家最貴重南渡後



如橘園李侍郎青田陸先生及崇仁羅春伯樞密月湖何同叔尚書梅亭李公父中書皆著姓而有道德行藝文學政事卓卓可述者及他郎官卿監以下尚多有之內附國朝將七十年矣喬木故家或著或微其譜或存或否要必有賢者出而後有以亢其宗而興之也其自外來寓者則有桐木韓氏子孫近得見譜于郡城俯仰今昔伊可懷也墨莊劉氏自清江來金谿遂爲邑之望諸孫叔熙能以垂三百年之家世及其文學交游之懿輯爲三巨編何其備哉噫詩書清門有能世其學者則可以有譽于天下而貽永于後來矣

書曾氏家譜後

黃潛

韓魏公有言謹家牒而不忘乎先塋者孝之大也家牒之不謹祖先文字之不傳欲究其宅兆而嚴事之其可得乎賴人曾魯卿於少師文清公爲六世孫宦遊南海上最久一旦歸而理其先墓之尚存者復其墓田之奪于豪右者奉其墓祭之廢不舉者凡以家牒之未墜猶有可考見也魏公之言豈非信然哉夫以魏公精搜博訪僅能推及先塋之八世而止今魯卿所譜至于十有八世墓在州里者亦十有三所雖魏公弗如也魯卿之友著作郎麥君出示此譜因識卷末惟爾後人克謹其傳焉

跋新建龍澤書院本末

柳貫

當胡文定公與其子致堂先生留館龍澤山中正紹興初議棄地講和時也其假辭春秋著王霸內外之略君臣父子之倫以竊附於復讎之誼今其書列在學宮則是龍澤山中一草一木猶能知公措辭之嚴而執義之正也而況故老襲傳

漢南州高士徐孺子亦嘗讀書其地先賢軌躅宛其未泯而可忽哉里佳士熊若明能興其景行之思割已田以薦祀事賢矣曼碩內翰又能倡諸樂善之友身任買地建祠之責豈不尤賢乎藐茲晚出濫竽勸學敢三誦緇衣之章以庶幾乎聞風於千載之下而有以窺伊雒淵源之所自在此而不在彼也

明

劉參軍黃牒跋尾

宋 濂

西昌劉氏素號簪纓家由宋治平元年至咸淳十年擢第奉常者八人與鄉闈之貢者又二十九人其諱在中字伯正者凡四被薦送方登建炎二年進士第授文林郎永州錄事叅軍此蓋其九月所受黃勅也宋舊制告與勅多兼給思陵以

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即位於應天府戎馬紛紜庶事草創其月十七日始詔文武官自大中大夫正任觀察使以上並命辭給告餘則令吏部具鈔降勅則當時給勅者頗衆不特初入官令錄而已後因臣僚奏請游詔已給勅官俟法物成時逐等依舊給告則三年三月九日也牒後所書中大夫守右丞朱中大夫守左丞顏而不著其名朱名勝非諡忠靖顏則名岐蓋元年十一月思陵駐蹕維揚越十日擢岐與許景衡爲尚書左右丞二年五月十三日景衡罷而勝非代其位以月日較之必知其爲二人矣又書正議大夫守右僕射而不著其名氏當是黃潛善無疑或謂爲李綱殆非也綱自元年七月五日自右僕射升左僕射潛善從門下侍郎爲右僕射是月綱即出提舉洞霄宮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潛善始拜左

相此牒給於是歲之九月其以右僕射繫銜非潛善而何職  
事銜之上三人者並加守字凡階高而官卑者稱行階卑而  
官高者稱守官階同則無之此猶循唐制也嗚呼潛善主和  
誤國真姦臣之雄不足污君子齒頰岐亦小人力黨張邦昌  
詆綱爲金人所惡不可使秉鈞軸章至五上而不愧惟勝非  
差強人意律以春秋責備之義亦有不得免焉區區富貴能  
幾何乃無所忌憚至於如此墓骨已朽覽其官氏人猶指議  
之有憤惋不平之氣果何爲者哉參軍八世從孫職方郎中  
崧出此於破壞之餘演飾以成卷軸然自宋迄今已歷二百  
四十有五年矣宋之取士用辰戌丑未年建炎二年屬戊申  
其秋親試進士賜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蓋  
元年丁未翠華出幸江南故無暇及之爾因并書之以解讀  
者之疑云

題吳節婦詩後

余自壯年則聞臨川吳節婦黃氏貞而甚文及頃歲承乏史  
館總裁有元一代之史四方以節婦狀來上者甚衆余心存  
黃氏事欲爲立傳而有司獨逸之殊竊恨焉今年黃氏之從  
孫吳君伯宗以其所爲教子詩示余稱黃氏年二十七而夫  
秦發賈死江湖間二子一女幼黃氏苦心瘁形慈鞠嚴教詩  
其教之一端也余誦其辭愈歎異焉婦人之不二其志者古  
多有之矣而未必能文也間有能文者矣其行未必皆善也  
在孔子刪詩之時三千餘篇之中求其備是二者惟共姜之  
柏舟爲然其時去文武周公之化未遠猶且若是況今又二  
千載之後而黃氏獨有之豈不尤爲難能矣乎其難能如此

而史遺之誠可恨也然共姜之事初未嘗有傳特以其詩見取於聖人而傳黃氏之詩自誓之堅與之死靡他之語無異至於教子則深計遠慮以聖賢之道望之有非柏舟之所能過誠使後世有鉅人君子者出采而錄之其傳世無疑矣惜乎余不足以張之也雖然安知來者無其人乎伯宗慎守以俟之可也

匡廬結社圖跋

右匡廬十八賢圖一卷上有博古堂印識不知何人所作描法學馬和之人物布置則彷彿東林石刻而韻度過焉其二人相向立一人戴黃冠手持衣袂而揚眉欲吐言者道士陸修靜也一人斂容而聽之者法師慧遠也其一人冠漉酒巾披羊裘策杖徐行而蕭散之氣猶可掬者陶元亮也其一人

躡履摳衣笑指元亮者畢頤之也其一人執羽扇宴坐芭蕉林下者慧遠之弟慧持也其一人與持對坐合爪豎二指者僧跋陀也其一人俯仰其手操麈尾斜拂坐陀下者宗少文也其一人居持右抵肩作禮而爲貌甚恭者僧曇順也其三人皆披甲一人持鐵如意一人展卷讀一人美髯而反顧者則劉程之雷仲倫周道祖也餘則余忘之矣又頗記程之蓮社文云歲在攝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慧遠命正信之士豫章雷次宗等百有二十三人集於廬山般若臺精舍修西方淨土之學今所畫止十八人取著名於時者也人數增減相傳有不同者所記異辭也或疑修靜與遠公不共時蓋晉有兩修靜此正世稱簡寂先生者也當是時晉室日微上下相疑殺戮大臣如刈草管士大夫往往不仕托爲方

江西通志 卷一百四十三  
外游如元亮道祖少文輩皆一時豪傑其沈溺山林而弗返者豈得已哉傳有之羣賢在朝則天下治君子入山則四海亂三復斯言撫圖流涕

題葉贊玉墓銘後

余在浦陽與貴溪葉先生贊玉交先生之子名愛同性頽悟特甚嘗引之升樓出經題試之至正己丑先生父子皆別去聲跡不相聞者二十三年矣洪武辛亥之二月予考試春闈及榜出有葉孝友名乃貴溪人恐爲先生之子復以名不同爲疑時車駕將幸臨濠是月壬申會闈試事方畢癸酉即親策於廷甲戌臚傳進士名午門外即日謝恩趨青宮聽注授寫職名爲九耦進而分拈之孝友得爲平鄉丞戊寅錫宴中書堂予彼酒上馬出有從傍乎曰君非宋學士耶曰然曰子

爲誰曰我葉愛同也於是下馬執手相慰勞問何以更名乃知有司誤以其字聞復問先生安否則作土中人已六年矣爲之悲喜交集喜則以先生有子悲則以先生之學僅止於斯也嗚呼二十三年之間人事變遷何所不有身老幸未死得與孝友一接豈非天哉然昔見孝友時兩髦初勝簪耳今則以文辭第奉常年且三十有八矣余之顛毛欲不種種尚可得乎俯仰古今而不知中心之慘慘也孝友以蔡君淵仲所撰墓銘相示因題其後而歸之

書孫氏復姓文後

劉崧

九江孫明德手復姓文一編以示其詞曰某之曾祖某姓孫氏宋季爲光州團練使驍勇有氣節屢戰却元兵及援絕城陷死之有子方襁褓其母娣之夫曰張某者憐之竊負以渡

江因鞠爲己子由某至某冒張姓者三世矣人無有知之者初某生子即名之曰啓孫以局於義而不忍白他日啓孫生子二人因欲以長子後張氏而令仲子復本姓焉繼而啓孫卽世長子亦卒遂不果後若干年皇明受命禮樂制度煥然盡滌累代之陋弊而一新之乃頒令禁無子立異姓者而凡冒姓者許復其本宗於是啓孫之仲子明德慨然追念先祖之遺命而又深幸其身親於斯世也亟更而復之然其心快快恒若有不懌然者大夫士咸爲文以贊美之又從而釋之大槩以爲孫氏非張則無以至今日孫之姓可得而復張之嗣不可得而繼也奈何是孫氏之幸寧非張氏之不幸歟有爲之推受性命氏之始謂孫與張實同所自出至欲擇孫氏之賢者爲之立後以報之其所以爲明德計者可謂婉而盡

矣余竊以爲不然當光州危難傾覆之際張君所以奮然不顧利害保抱遺孽而撫存之者固爲孫氏計非爲張氏計也則今之復本姓也雖孫氏遺澤未斬固亦張氏之初心也不幸張氏死無後孫卒不能不爲歸宗之圖其精神所通倫誼所屬天固不得而違之也人亦豈得而間之哉使張君初以已無後爲顧慮卽深閉而固拒之是乘人之危以利已豈盛德事哉然而張卒不能以昌其世者非人所能爲也天也天其如之何哉夫古人所以重氏族而嚴其統系者以一源一本之初莫不各有所自而不可紊焉耳今明德幸復於三世之後矣使後乎此者又欲於孫氏之賢者擇而繼之是不審源委之方別又決而自淆之母乃不可乎在理之可爲義之當盡亦惟曰廣推擇於張氏之族屬爲之立後而繼之可也

張氏而無人焉則奉其主以祔於孫氏之祠而合享之或爲別室以專祀之又時省其松楸世守其墳墓焉可也使萬世子孫知有孫氏實自張氏始顧不躓歟苟孫氏之緒永傳而益振則張氏之義愈遠而愈白矣又奚而不可哉余不敏請書是說以釋吾明德之不懌然者又將以告孫氏之後人焉

跋吳傅朋與瑞昌令李西美四帖後

見時聞鄉先生言南宋初有吳傅朋以法書名一時嘗於臨安書九里松三大字他日高宗屢書欲易之卒自以爲不及而止余時雖未有知竊心識之比長游豫章見滕王閣三大字雄麗平穩可敬問諸郡士則傅朋筆也始大奇之於是雖未見九里松猶見矣一日過東湖雷公堂見堂左塵壁石碑數段拂而視之有吳說書小行楷數行驚喜得之以爲所未

嘗見後舉以問人乃知即傅朋也因自悼寡陋至此恨當時不及模榻以歸去之二十年雷公堂與碑存毀未可知而滕王閣則旣淪夸爲荒渚矣可勝歎哉嘗往來於懷思一見眞蹟之妙不可得丙午春余客廬陵王氏會湯君子敏論書法乃出其家藏書簡墨蹟數幅皆傅朋與瑞昌令李西美者西美爲伯時令孫嘗通判吉州因家焉其後以女妻湯氏者此帖蓋李氏女攜以歸湯氏者也紙背有李氏私印甚小可驗是書初若不經意而風采蘊藉自二王帖中來無一毫窘拂之態蓋其濯磨陶煉清潤道美卓成一宗毋論當時黃米諸家即唐人若此者蓋寡矣因慨當時書九里松滕王閣皆京都藩鎮名姓鉅麗可與天地同久而今皆不存獨朋情旅寓草草數字乃能寶傳至今則世之所謂富貴詎足附恃哉子

而史遺之誠可恨也然共姜之事初未嘗有傳特以其詩見取於聖人而傳黃氏之詩自誓之堅與之死靡他之語無異至於教子則深計遠慮以聖賢之道望之有非柏舟之所能過誠使後世有鉅人君子者出采而錄之其傳世無疑矣惜乎余不足以張之也雖然安知來者無其人乎伯宗慎守以俟之可也

匡廬結社圖跋

右匡廬十八賢圖一卷上有博古堂印識不知何人所作描法學馬和之人物布置則彷彿東林石刻而韻度過焉其二

人相向立一人戴黃冠手持衣袂而揚眉欲吐言者道士陸修靜也一人斂容而聽之者法師慧遠也其一人冠漉酒巾披羊裘策杖徐行而蕭散之氣猶可掬者陶元亮也其一人

躡履樞衣笑指元亮者畢頴之也其一人執羽扇宴坐芭蕉林下者慧遠之弟慧持也其一人與持對坐合爪豎二指者僧跋陀也其一人俯仰其手操麈尾斜拂坐陀下者宗少文也其一人居持右抵肩作禮而爲貌甚恭者僧曇順也其三人皆披甲一人持鐵如意一人展卷讀一人美髯而反顧者則劉程之雷仲倫周道祖也餘則余忘之矣又頗記程之蓮社文云歲在攝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慧遠命正信之士豫章雷次宗等百有二十三人集於廬山般若臺精舍修西方淨土之學今所畫止十八人取著名於時者也人數增減相傳有不同者所記異辭也或疑修靜與遠公不共時蓋晉有兩修靜此正世稱簡寂先生者也當是時晉室日微上下相疑殺戮大臣如刈草管士大夫往往不仕托爲方



江西通志 卷一百四十三  
外游如元亮道祖少文輩皆一時豪傑其沈溺山林而弗返者豈得已哉傳有之羣賢在朝則天下治君子入山則四海亂三復斯言撫圖流涕

題葉贊玉墓銘後

余在浦陽與貴溪葉先生贊玉交先生之子名愛同性頗悟特甚嘗引之升樓出經題試之至正己丑先生父子皆別去聲跡不相聞者二十三年矣洪武辛亥之二月子予考試春闈及榜出有葉孝友名乃貴溪人恐爲先生之子復以名不同爲疑時車駕將幸臨濠是月壬申會闈試事方畢癸酉即親策於廷甲戌臚傳進士名午門外即日謝恩趨青宮聽注授寫職名爲九耦進而分拈之孝友得爲平鄉丞戊寅錫宴中書堂予被酒上馬出有從傍呼曰君非宋學士耶曰然曰子

爲誰曰我葉愛同也於是下馬執手相慰勞問何以更名乃知有司誤以其字聞復問先生安否則作土中人已六年矣爲之悲喜交集喜則以先生有子悲則以先生之學僅止於斯也嗚呼二十三年之間人事變遷何所不有身老幸未死得與孝友一接豈非天哉然昔見孝友時兩髦初勝簪耳今則以文辭第奉常年且三十有八矣余之顛毛欲不種種尚可得乎俯仰古今而不知中心之慘慘也孝友以蔡君淵仲所撰墓銘相示因題其後而歸之

書孫氏復姓文後

劉崧

九江孫明德手復姓文一編以示其詞曰某之曾祖某姓孫氏宋季爲光州團練使驍勇有氣節屢戰却元兵及援絕城陷死之有子方襁褓其母娣之夫曰張某者憐之竊負以渡

江因鞠爲己子由某至某冒張姓者三世矣人無有知之者初某生子即名之曰啓孫以局於義而不忍白他日啓孫生子二人因欲以長子後張氏而令仲子復本姓焉繼而啓孫卽世長子亦卒遂不果後若干年皇明受命禮樂制度煥然盡滌累代之陋弊而一新之乃頒令禁無子立異姓者而凡冒姓者許復其本宗於是啓孫之仲子明德慨然追念先祖之遺命而又深幸其身親於斯世也亟更而復之然其心快快恒若有不懌然者大夫士咸爲文以贊美之又從而釋之大槩以爲孫氏非張則無以至今日孫之姓可得而復張之嗣不可得而繼也奈何是孫氏之幸寧非張氏之不幸歟有爲之推受姓名氏之始謂孫與張實同所自出至欲擇孫氏之賢者爲之立後以報之其所以爲明德計者可謂婉而盡

矣余竊以爲不然當光州危難傾覆之際張君所以奮然不顧利害保抱遺孽而撫存之者固爲孫氏計非爲張氏計也則今之復本姓也雖孫氏遺澤未斬固亦張氏之初心也不幸張氏死無後孫卒不能不爲歸宗之圖其精神所通倫誼所屬天固不得而違之也人亦豈得而間之哉使張君初以已無後爲顧慮卽深閉而固拒之是乘人之危以利已豈盛德事哉然而張卒不能以昌其世者非人所能爲也天也天其如之何哉夫古人所以重氏族而嚴其統系者以一源一本之初莫不各有所自而不可紊焉耳今明德幸復於三世之後矣使後乎此者又欲於孫氏之賢者擇而繼之是不審源委之方別又決而自淆之母乃不可乎在理之可爲義之當盡亦惟曰廣推擇於張氏之族屬爲之立後而繼之可也

張氏而無人焉則奉其主以祔於孫氏之祠而合享之或爲別室以專祀之又時省其松楸世守其墳墓焉可也使萬世子孫知有孫氏實自張氏始顧不遑歟苟孫氏之緒永傳而益振則張氏之義愈遠而愈白矣又奚而不可哉余不敏請書是說以釋吾明德之不懌然者又將以告孫氏之後人焉

跋吳傅朋與瑞昌令李西美四帖後

兒時聞鄉先生言南宋初有吳傅朋以法書名一時嘗於臨安書九里松三大字他日高宗屢書欲易之卒自以爲不及而止余時雖未有知竊心識之比長游豫章見滕王閣三大字雄麗平穩可敬問諸郡士則傅朋筆也始大奇之於是雖未見九里松猶見矣一日過東湖雷公堂見堂左塵壁石碑數段拂而視之有吳說書小行楷數行驚喜得之以爲所未

嘗見後舉以問人乃知即傅朋也因自悼寡陋至此恨當時不及模榻以歸去之二十年雷公堂與碑存毀未可知而滕王閣則旣淪夸爲荒渚矣可勝歎哉嘗往來於懷思一見眞蹟之妙不可得丙午春余客廬陵王氏會湯君子敏論書法乃出其家藏書簡墨蹟數幅皆傅朋與瑞昌令李西美者西美爲伯時令孫嘗通判吉州因家焉其後以女妻湯氏者此帖蓋李氏女攜以歸湯氏者也紙背有李氏私印甚小可驗是書初若不經意而風采蘊藉自二王帖中來無一毫窘拂之態蓋其濯磨陶煉清潤適美卓成一宗毋論當時黃米諸家即唐人若此者蓋寡矣因慨當時書九里松滕王閣皆京都藩鎮名姓鉅麗可與天地同久而今皆不存獨朋情旅寓草草數字乃能寶傳至今則世之所謂富貴詎足附恃哉子

敏所藏若此帖者頗富以余知好之也分一帖遺余而以四帖歸之王氏今爲溪南堂珍玩云

跋文丞相書集杜感興絕句

按丞相當宋亡之三年始被執留燕獄二年而就義又後九十三年爲大明洪武七年余司臬北平思訪文丞相當日事罕有能言者蓋遺老盡矣每追想高風偉烈而不可見旣則會大興縣立祠學宮以昭明時崇建之令典且以示風厲焉一日北山上人示以丞相所書嗟峨閭門北集杜感興絕句一首凡二十有八字復摹公像於左方裝潢成軸請有以識之憶余三十年前嘗過郡城於鄧侍郎孫謙所見丞相所書集杜全卷一百首迨癸巳歲又獲觀行書小軸於里中康宗武氏乃丞相書以寄其舅氏曾君天錫者近丙午歲又獲見

草書大冊五十首於廬陵曠氏其卷帙大小長短率不等意當時丞相所書若是者類非一本然皆自北而南故大江以西士大夫之寶藏居多由兵興以來其存亡有無不可知今北山所藏直百一之僅存者也其指意雖不可考知而筆勢頓挫勁拔如龍跳虎躍不可玩狎視余前所見數本又加大而特異是豈可以其不完而病之哉譬之神珠元璧遺落人間不必連璫盈握而光價充溢自不可少而或者以爲所寫遺像傳遠失真乃欲毫髮而較之則難矣今夫鳳凰麒麟世之人未必皆識也而見其圖像者莫不決覩以爲希世之奇瑞而不敢以異之傳有之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嗚呼欲知丞相者慎毋但求之聲音笑貌間而已哉北山廬陵人年幾七十矣其敦行尚義蓋有自云

書胡忠簡公家書後

胡儼

右宋廬陵胡忠簡公澹庵先生手書一通在新州時寄其兄之書也公十一世孫今翰林侍讀光大出示儼且屬題其後古人尺牘若魏晉諸賢寓情翰墨流芳金石者世多有之君子知愛之矣至于此書非徒愛之則必爲之起敬者重公生平忠義也當宋南渡國勢微弱秦檜柄用以王倫使金主和議誤國有識者皆知其非然鮮有出口排之懼櫻禍也間或論其非計明復讎之義者則亦未嘗指出檜等以鋤其根株公獨奮然抗疏不與檜等共戴天包羞含恥以求活危言讜論毅然于朝廷之上義聲直氣凜乎千百載之下至今讀之令人竦然蓋公於時知愛君父豈畏檜等知有國家豈計死生禍福也哉先正有云故廬陵若歐陽文忠公楊忠襄公胡忠簡公文丞相皆有宋國之元氣也自公之貶金人以千金購其疏得之大驚遂退師由此而言公之於宋豈非元氣乎身雖連貶而國體存君父尊則公亦何惜於貶哉今去公之世三百餘年矣而此書尚存友愛之義骨肉之情藹然乎言意之表未嘗有一毫悲苦流落之態非樂天知命者不能也他人觀之且知所重況公之子孫乎宜乎光大之於此書拳拳不忘也光大以清才雅量居禁林觀其志行豈尋常涯分之可拘哉嘗與儼誦公新州及望海臺講慷慨擊節飄然有凌雲之氣稱公之賢子孫也故併書之

題歐陽文忠公墨跡後

楊士奇

右歐陽文忠公手書三道皆喪母時所作前後二書無所與者姓字當是徐無黨其第二書蓋與十四弟名渙者公之母

夫人皇祐四年三月卒明年八月自穎歸葬吉水葬畢復至穎前後二書皆未發穎所作其云七月行者蓋前期之云也第三書則皇祐六年在穎所作公喪母踰年而始克葬觀所以盡衆人之意致其詳慎而後卒以禮台斷之前輩君子於大事不敢忽易如此哉

跋胡忠簡公封事稟

右吾郡宋胡忠簡公封事稟有周文忠公楊文節公題跋在後忠簡孫搢刻于融州真仙巖劉長吾得之以惠予者忠簡筆法出顏魯公蓋忠義之性有相契矣揭文安公謂此書本左司郎中豐城范濬舜文所為將奏之以示忠簡忠簡曰書奏即不免南遷子有老母不可以累母吾以奏之遂有新州之命予近于內府檢志書見豐水志載范濬事云為戶部檢

詳時欲與胡銓相繼論奏和議胡首抗章范實從忠之胡之逐又矐其行未嘗云此書范所為也豐水志作於宋南渡後當得實不知文安何自而云然也然文安云廬陵胡氏楊氏鬻國家之元氣故以所作楊氏忠節祠記附此帖之後

書元豐類稟後

何喬新

南豐曾先生之文有元豐類稟五十卷續元豐類稟四十卷外集二十卷南渡後續稟外集散軼無傳開禧間建昌郡守趙汝礪始得其書於先生之族孫濼缺誤頗多乃與郡丞陳東合續稟外集校定而刪其僞者因舊題定注為四十卷繕寫以傳元季又亡於兵火國初惟類稟藏于祕閣士大夫鮮得見之永樂初李文毅公為庶吉士讀書祕閣日記數篇休沐日輒錄之今書坊所刻南豐文粹十卷是也正統中趙司

業琬始得類彙全書以畀宜興令鄒旦刻之然字多訛舛讀者病焉成化中南豐令楊參又取宜興本重刻於其縣踵訛承謬無能是正大學生趙璽訪得舊本悉力校讎而未能盡善予取文粹文鑑諸書參校乃稍可讀六鑑載雜識二首并書魏鄭公傳後類彙無之意必續彙所載也故附錄於類彙之末嗚呼先生之生當洛學未興之前而獨知致知誠意正心之說館閣諸序藹然道德之言其學粹矣至其發之賦詠平實雅健昌黎之亞也世或謂其不能詩者非妄邪校讎既完謹識于卷末

題跋宸翰錄後

費宏

安成王君磷築祠于家祀其始祖宋直閣瀘溪先生錄乾道中所得孝宗制命一通藏諸祠舍復集其從祖參政諱芳孫

從父監察御史諱讓兵部主事諱高乃父寧陵令諱孟常宣德正統間所受誥勅通為一帙題之曰宸翰錄蓋瀘溪之王自先生始著而參政以下實其嫡派此錄所由作也磷之子和游太學間示予求題予竊高先生之節槩而喜其嗣世之盛不能無慨焉者按傳記先生登第在政和八年初授迪功郎調茶陵丞以上官不合去隱瀘溪作詩送胡忠簡公在紹興十二年秦檜憾忠簡不已附嗾諫官羅汝楫劾其飾非橫議自威武軍簽判再竄新州故詩有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之句流辰州在紹興十八年六月以邑人歐陽某告詩謗訕忤檜時年已七十矣又歷七年為紹興二十五年檜死始得自便除國子監簿在孝宗即位初尋以老求去主管台州崇道觀再召在乾道六年踰年至特受左宣教郎

直敷文閣仍予祠祿時年九十有二明年春遂卒觀制辭所謂少而力學長而有聞及考忠簡所賡二詩有萬卷不移顏氏樂一生無愧伯夷班萬牛回首須公起大厦將顛要力持之句則先生恬退之行剛直之操爲世推重久矣乃以微言得罪擯棄遠州雖晚年見錄亦在散地不能究其所用固可爲世道深慨也夫逆檜致位宰輔賢士正人竄逐殆盡瀕死猶進爵爲王自一時視之人定似能勝天不知天之所以報善與惡久而後定身歿之日無以異于若敖氏之鬼矣如忠簡及先生之子孫愈久益昌入國朝胡文穆公爲內相掌機務而王氏則大參以下御史至憲副主事至方伯寧陵之外爲副郎者一爲州守者一爲縣令者五爲學職者二褒勅之寵上暉映于日月冠冕之華下賁飾于桑梓何其盛哉今磷能剏祠割產歲時盡追遠之誠而和承嚴訓駸駸光榮又將上繼前人緒是皆先生積善之餘慶也因拜手恭題宸翰之後後之觀者知慶澤所自其必以節概自勵而無怠云

讀書臺題識

王守仁

正德己卯六月乙亥寧藩宸濠以南昌叛稱兵向闕破南康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復南昌宸濠擒餘黨悉定當是時天子聞變赫然親統六師臨討遂俘宸濠以歸於赫皇威神武不殺如霆之震靡擊而折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天鑒于宸濠式昭皇靈嘉靖我邦國

題復東林寺碑後

王世貞

復東林寺碑柳河東書是年爲大中丁丑河東自太子賓客復拜常侍又二載以太子少師元會占奏耄謬奪俸書碑時



江西通志 卷一百四十三  
蓋已幾八十矣中多作率更體而小變道勁爲文弱亦可愛矣

錄危集曾子白文書後

傳占衡

偶遊僧庵遇曾蘊魯談危太樸事因告子陶源曾氏家譜中有太樸所爲曾堅子白墓志予以太樸文集湮沒散見者亦罕欣然請觀蘊魯抱之來果見危志二篇其文雅健有法爲元儒筆不謬而堅子仰即景濂集所亟稱其人者于是始知曾氏之在臨川者傳家如此又得子白上吳文正公等書則其力學能文用意高遠蓋以文定文昭爲師而撫志雖辟舉表有其名不爲立傳可惜也又有葛元喆與堅書及黃公潛宋學士諸文予特取其無集可見者錄之而稍按其譜譜稱陶源自南豐而上泝周漢之間以爲始祖鄩太子巫生天大

生阜阜生葳葳生參參生元生西西生欽欽生尋尋生樂樂生羨羨生遐遐生旃旃生嘉嘉生寶寶生琰琰生據凡十九世據則所稱不仕王莽避地豫章居廬陵吉陽鄉者也文定時嘗求族譜敘於歐陽公公復書謂世次久遠難詳而都鄉侯年表以封趙頃王子景未嘗有樂據姓名是矣然歐公謂自元至樂似非曾孫自樂至據亦非四世今按陶源譜則自元至樂乃元孫之孫自樂至據乃七世者蓋文定得歐公書後而其家始改正之者也文定答歐書末云所示世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疑當他有所參證必無妄造名字以傳合年數之理而稱都鄉侯者猶不敢刊去蓋先祖傳聞已久不得而輕廢之歟歐公又言鄩子之後不皆姓曾今絕無作鄩者予亦竊疑譜中稱天爲巫之子阜爲天之子者皆無明文如

昭元年傳叔孫歸自晉曾天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其下載曾天曾阜相答雖各爲其主都不似父子間語也若阜爲太子巫之親孫莒人滅鄆正曾氏仇國魯雖以伐莒見討于晉而阜遽曰賈而欲贏而惡罵乎對父詬誶不啻匹仇豈人情邪然則天阜之爲父子與其出於巫而生歲皆未可信也作曾氏譜者宜依博士志銘直祖歲參而闕其所自出之祖可耳

國朝

書陳陶詩集後

陳弘緒

吾邑香城寺西有陳嵩伯陶書院一稱讀書堂陶詩所謂祇園樹老梵聲小雪嶺花香燈影長者至今僧衆傳誦予讀英華類選諸編得陶詩頗多手錄一帙欲共施希聖雜韻合梓

之題曰西山二隱詩尚苦搜羅未廣藏之篋笥甲申秋杪偶過故書店張氏有費君闇如唐雅刻陶詩四十餘葉持歸合之前所手錄幾已無遺獨希聖存橐寥寥遂以此集先授劔刷當李璟南遷吾郡陶獨高卧厭原求一聞其聲歎不可得況于齊邱之瑣瑣而欲網羅中原麟鳳豈可得哉世謂陶頗諳星曆蓋有所窺于元象逆知南唐將亡事或有之然而羣小進用政事不修朋黨比周爲禍陶固不必決之甘石之書矣晚唐詩佳處在于纖巧俊逸而或失之堆積濃艷輒令人迷悶不可耐温庭筠有其妙亦有其累其累之尤甚者莫如陶然遇其瑰響驟發傑思突來如雞鳴曲隴西行諸篇亦千古之絕調也吾邑多奇士如陶又其最奇者空山流水日把其詩吟咏如見其人于古松頽石之間何知紅塵十丈

書城守胡君全城碑後

劉青麓

此碑所紀邑庚午三月九日之寇城守胡君道宗全城之事止載君守陴巡城及大室出走遺物無絲毫失諸事竊以爲未得君用心所在當日賊勢一日數警主爲危急然尚在城外腹心重患莫如城內借賊居奇之僞帥蓋我之虛實洞于彼我之耳目炫于彼我之城池共於彼戎服靺額長刀自擁聲言助守實則在城皆賊耳縣令老瞶聞警但倉皇走君乞馬房居住當此之時變在肘腋僞帥故爲好語挑君許假千人助守以勝則可以徼功官出其下不勝則恣掠而可卸其罪于賊君乘機即乞兵僞帥曰事急矣郡兵尚須三日望親往速發僞帥不能却旣出盡驅出城內居人止麾下兵二百激以大義曰朝廷養若輩正爲今日若輩從我乎衆良久不

答君拔刀大哭曰砍我頭去耳衆皆跪曰願受命乃歛血飲衆而盟嚴號令傳籌巡邏以待救援已而郡兵至賊旋解如醫者先去腹心大病後乃隨手奏功此君不動聲色措危城于磐石也有侯君見朝者爲建昌營千總備廣昌順治戊戌九月羊石山寇破遠近諸村長驅攻縣圍城東北自金鐘岡至梅林園亘數里侯帥二十八騎潛出南門間道趨梅林遶賊後張旗幟鼓行賊以郡兵救援至大驚會北城民兵開關出鏖殺追奔數十里斬賊數百級暨又隨郡守忠烈高公破砦先登制府疏列侯功首其功在城邑與胡君後先爭烈竟未有紀載視胡君尤有憾因附書于此使後之論者尚有考焉

題歸去來館

樓儼

江西通志 卷一百四十三  
朱子評靖節先生謂是明不要所以高於晉宋人物象山陸氏則以為有志於吾道合之昭明頑廉懦立之論可見南山采菊自是春風沂水襟懷要不徒以歸去來今自潔其身而已也朱子有題醉石歸去來館詩或云館即朱子所築當是時有為君築茅屋句耳而今已化為禪房花木矣靖節裔孫企大太史訪之庵僧購為別業夫太史為文學侍從之臣豈斤斤以歸去來為志哉要亦祖德可述而朱子過化存神之地不可沒也記不云乎君子不願乎其外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故歸去來今因物付物正是聖門學術太史將以此為講學乎其亦象山之流風而白沙定山之同心也夫

元

永新州學進士題名志

龍仁夫

進士設科以來宋為盛宋二百年江表文獻廬陵為盛廬陵屬若縣八衣冠科目鼎鼎吾永新為盛然則題名有碑宜也至元初科廢山川英華小蟄然鄉校歸立劫灰間龜趺龍文煜燁故無恙天之未喪斯文可知已皇慶詔下于今二十年自行省入貢若干人擢上第為天朝命官則自馮君始馮君自鶚省以書諗曰將更為新碑以昭盛事願志之子兒時從長老游鄉校觀碑廡間指曰某對殿陛為前三人某為宰相若名卿大夫某汝家父若兄孺子勗之子不肖頽落且衰負慙斯言予慙何足云鄉國有人其使予苦也曩廬陵貢額七十有二漕若監數路不在焉賜第且五百則昔之登是碑也易今通天下貢額為七十五者才四賜第較異時不能五之一則今之登是碑也難鄉國有人其使予喜也雖然此特諸

君青雲初武耳由是躡穹階樹大名邇之樹旂常鐘鼎遠之流芳太史氏與是州山川相無涯其自此碑始矣於戲尚相與懋敬之哉

明

書萬安丞

宋 濂

吉安萬安縣有豪民劉仲賢以攘牛殺鄒君瑞父子五人歷時已久鄒姬始覺執牒訴諸縣懼不得屍弗錄姬辭姬哭於庭三日縣丞高昌萬鵬舉錄之俄有大蜂五聚丞之案麾去復至如是者四三丞乃祝曰爾信爲鄒之鬼耶明日再聚吾案如期蜂復集丞猶未之信連與蜂期咸如初丞乃上馬抵劉舍反覆蹤跡之絕無所有忽見五蜂飛集竹坡亟令左右具畚鍤剔之四屍蔽竹下如生唯孩童屍未獲蜂復導丞至

榆下環繞而悲鳴發之孩體已腐唯其首獨存獄具斬劉氏市中嗚呼人不得其死附物以報冤者至如是夫昔余友楊觀尹漢川有蛙鳴躍履畔楊曰汝若有所訴當前我蛙即躍去楊躡其後行二里所見一尸橫焉楊捕逆旅民一鞠即伏方疑無主名檢屍衣得知爲湖廣賈人遂伏辜漢川人與子言之予竊以載籍所見固有若斯者是殆未可信也今觀萬安丞事與之正類徵諸人人言不殊其將弗信矣乎因謹書之爲世戒

書佛郎機遺事

王守仁

見素林公聞宸濠之變即夜使人範錫爲佛郎機銃并鈔火藥方手書勉予竭忠討賊時六月毒暑人多道暍死公遣兩僕裹糧從間道冒暑晝夜行三千餘里以遺予至則濠已就

擒七日子發書爲之感激涕下蓋濠之擒以七月二十六距其始事六月十四僅月有十九日耳世之君子當其任能不畏難避巧者鮮矣已致其事而能急國患踰其家如公者乎蓋公之忠誠根於天性故老而彌篤身退而憂愈深節愈勵嗚呼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嘗欲列其事于朝顧非公之心也爲作佛郎機私詠君子之同聲者將不能已於言耳矣正德戊寅之冬福建按察僉事周期雍以公事抵贛時逆濠奸謀稔遠近洶洶子思預爲之備而濠黨伺覘左右搖手動足朝聞暮達以期雍官異省當非濠所計及因屏左右語之故遂與定議期雍歸即陰募驍勇具械束裝部勒以俟子檄晨到而期雍夕發故當濠之變外援之兵惟期雍先至適當見素公書至之日距濠始事亦僅月有十九

日耳初子嘗使門人冀元亨者因講學說濠以君臣大義或格其奸濠不懌已而滋怒遣人陰購害之冀辭子曰濠必反先生宜早計遂遁歸至是聞變知子必起兵即日潛行赴難亦適以是日至見素公在莆陽周官上杭冀在常德去南昌各三千餘里乃皆同日而至事若有不偶然者輒附錄于此聊以識子之耿耿云

國朝

恩蠲吉水縣荒賦紀事

李振裕

康熙十年春

皇上益覽念天下事宵旰勤民日孳孳以圖治凡四方有以水旱奏請蠲恤者章朝上夕報可然猶慮天下膜視斯民之疾苦而罔念也乃用張御史冲翼疏特飭各直省督撫徧詢地

方敝壞與守令從無陞任之由許馳驛以聞而我大江之右則巡撫副都御史董公衛國布政劉公捷督糧參政韓公廷芑皆勞心民事惟恐後於是照文事理以檄下十三郡取地方疾苦狀使絡繹於道吉郡則太守郭公景昌治郡久知吉邑賦獨重而荒實倍於他邑維時邑令王公雅則毅然曰吉水之民困極矣流亡轉徙益以災侵游臻其不能有其朝夕者已非一日今幸矣遂痛切直陳而邑之父老子弟聞之相率匍匐集中丞轅門下數千人號泣聲動地巡撫董公惻然俯諭曰爾吉民之積苦余悉之素矣微爾言余亦將繕疏爲爾百姓請命且前之令爾邑者多以事去非爾邑之累官也於是與方伯劉公審度至再乃以人民罹災已極特疏請蠲其時並列堵則寧州上高廬陵而呼籲迫切足動聽聞者則

自吉水始疏下部議重其事復飭巡撫都御史自行勘實時康熙十一年七月也赤地流金火雲四塞巡撫董公乃却騶從罷郊迎裏一月糧舉凡供應張頓織悉不取於有司露蓋單騎數百里披荆杞宿蒿萊與鵠面黔首相勞苦如家人不自覺其汗濡涕洟之承睫也疏上朝廷從其請蠲吉水荒賦銀九千九百九十餘兩米七千餘石不徵於戲誠曠世之殊恩哉於是邑之父老子弟皆泣誦

聖天子恤下之仁感巡撫都御史而下爲民甦息之德而邑令王公雅爲之宣

上德意發爲詩歌以與民共樂邑之紳士以及窮陬僻谷無遠邇之人羣而和之數十百輩於戲今天下之平久矣賴

天子仁聖聰明與在廷諸臣講求治道崇儒納諫中外晏然凡

四海九州風雨霜露之所霑被無有一夫不革心向化者誠朝廷極治之時哉乃一旦

頒明詔普湛恩流德澤於無窮於時在位者邑宰王公賢也邑於吉州為屬太守郭公又賢也郡於江省為屬布政劉公糧儲韓公與在位諸大夫皆賢也又得巡撫都御史董公抱飢溺由已之懷體加惠民生至意如是而澤不究惠不永者未之有也於戲吉之民何幸哉况余草土餘生身際其會獲隨諸父老子弟後沐浩蕩之恩以詩頌

聖主宵旰勤民之政而周覽山川原隰詠都御史及諸大夫之愷澤不既休與傳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韓愈曰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余三復斯言凡以為天下告也

紀

李蘭

恩書事

尊老重農王政首務三代漢唐之盛經史所書概有明效我朝鴻庥景運八十餘年深仁厚澤海內乂安實度越前代民生其間每多上壽如雍正八年九年合江省旌表百歲之老人新建縣民朱元域臨川縣民馮元一馮騰萬邱坤伯金谿縣民陳惟敬新城縣民張達宇涂愛吾涂愛已涂時信南豐縣民蕭繼峯廣昌縣民饒思誠浮梁縣民鮑時卿十二人或萃之一邑或萃之一家視康熙五十九年所報且倍焉足稱人瑞益徵

國家德澤濡涵太和翔洽盛而愈盛

皇上更推恩百歲以下年臻耆耄者悉予冠帶又雍正二年奉



文各州縣歲舉老農一人

賜以八品冠帶七年定例每三年一舉務求敦本質實積年力田之良民膺茲榮秩服田力穡之效敬老尚齒之風民生于今已遊時雍風動之世矣

書李太守遺愛

梅之珩

李朝柱山西臨汾人雍正二年知建昌府明敏公廉不任胥吏首葺學宮復新考棚興義學修城樓及闕帝廟時萬年橋圯太守念一郡形勝四方行旅所經亟加修葺次太平次大德三橋工費頗浩不二載落成太守以實心行實政更知人善任故用力雖多成工甚易公私不擾官吏無科斂中飽之譏首事無侵漁染指之弊父年七十迎養雞鳴問安膳寢必侍每泣事聽斷有所平反令民無冤縷述父前俾老人欣慰

以爲笑樂後奉檄運米閩省積勞成疾卒于署士民奔走哭臨見其卧帳用皂布又破裂數處歸櫬無資涕泣爭助羣列其德政請祀名宦時以太守甫卒須事久論定格不行遂立祠塑像春秋祀之言及多垂淚者

江右定變記畧

周龍藻

商邱宋公初奉巡撫江西之命期至江寧疏請陛見迨舟泊龍江口語藉藉傳武昌兵叛幕客咸相謂曰陛見疏上得旨須一月可以從容俟楚事之定不必急行與其難公獨毅然曰江西與湖廣壤相錯無巡撫鎮壓地方變將生況大江咽喉在潯陽必速發兵扼守庶足資楚師之應援我豈以畏避貽

天子憂立命放舟行抵天門山守弁出迎以皖撫所下檄視公

知叛首為裁兵夏逢龍且言蘄黃諸城俱陷賊矣當是時上流避兵小船數千蔽江而下無一人敢西行者獨公乘兩官舫逆發苦鬪風力牽挽日不能數十里六月初十日抵安慶適遇天反風兩晝夜達湖口縣關使某出迎極言九江多警勢恐不可支公笑曰吾在君無過憂故事巡撫履任關防王命旗牌俱集湖口以待乃公至而吏卒闐然人疑省會且變公曰此必慮鄱陽湖險闊或有奸細窺伺其間故慎重不遠來耳保無他俄而一吏至如公言分巡饒九南道僉事朱尚隆來迎公詰以九江事云省中遣遊擊陳化龍協同副將王昶出師而藉口無餉逗留不發不能無憂公曰師行餉從此定理也彼以無餉不發苟與以餉當無辭立檄取湖口庫銀一千兩俾尚隆速往諭之事乃濟時舟阻石鐘山距省尚遠

中隔大湖非便風不得行公禱于神風立轉瞬息抵吳城接受關防旗牌以是月十九日入撫署公首以兵為重與藩臬道府議招舊卒擇其尤壯健者得五百人出已俸養之顧人尚恟恟多懼有以追還諸紳士及禁婦女出城告者曰此不足以及靖變而益之變也公以鎮靜安眾心而紀律嚴明每日暮命標弁赴軍門請號徹夜徼巡不絕奸徒無所容有以李美玉袁大相不軌事來首者二兇俱閩人充督標卒被裁聞逢龍叛謀起兵江西應之糾合黨與散酉字帖衣白衣為號將於七月朔舉事先一日店戶呂瑞伯曰旗牌官羅魁以首公計非密擒之不可游擊趙永吉甫以丁憂去任然其人謀勇足仗名之來告以故且詢其用卒幾何永吉曰勢迫不可用多人人多必泄願以家丁五人從足矣因命挾瑞伯乘夜

往叩二兇寓以有急求見二兇不料事發露啓門永吉即突入揮袖中鐵椎斷其臂五人至遂擁以行其黨無知者公親鞫之二兇直承不諱乃召總兵陳平布政使王業興等集撫署共議時平抱病噤不出一語業興以下俱股栗無人色爭以二兇雖擒而黨與甚多恐一旦怨而思逞勸公緩其誅公曰

**聖**天子威德布天下此小醜何足慮且彼黨雖多皆仰二兇爲盟主二兇鉏將竄匿之不遑而敢更求逞哉遂升堂中軍遊擊詹英繫二兇待命公再鞫之二兇俯首甘受死但指陳總兵親隨某亦我黨時某手刀欲發公睨之佯笑曰此逆渠求緩須臾死姑妄扳以待鞫彼乃總兵親隨人豈有是哉立請王命斬二兇轅門外懸其頭章江廣潤二門并張信示曰倡亂者已誅餘並不問是日其黨方羣伺二兇指揮忽聞軍門礮鳴二兇頭已懸城上不知發露所自各驚駭而散江西自此帖然而楚城亦以無援敗矣公誅二兇後間語陳平杖死其卒并告以手刀故云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四十三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四十四

藝文 文 青詞

唐

洪州城隍神祈晴文

張九齡

維開元十五年歲次丁卯六月壬寅朔十日辛亥中散大夫  
 使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洪州刺史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  
 張九齡謹以清酌脯醢之奠敬祭於城隍神之靈恭惟明神  
 懿此潛德城池是保眚庶是依精靈以康正直攸好九齡忝  
 牧茲郡敢忘在公道雖隔於幽明事或同於表裏今水潦所  
 降亦惟其時而淫雨不止恐害嘉穀穀者人之所以為命人  
 者神之所以有祀祀不可以為利義不可以為福闔境山川  
 能致雲雨豈無節制願達精誠以時弭災無或失稔則理人

有助是有望於神明尚饗

袁州祭神文

三首

韓愈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告於城隍神之靈刺史無治行無以媚於神祇天降之罰以久不雨苗且盡死刺史雖得罪百姓何辜宜降疾咎於某躬身無令鰥寡蒙茲濫罰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於仰山之神曰神之所依者惟人人之所事者惟神今既大旱嘉穀將盡人將無以爲命神亦將無所降依不敢不以告若守土有罪宜被疾殃於其身百姓可哀宜蒙恩閔以時賜雨使獲承祭不怠神亦永有飲食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於仰山之神曰田穀將死而神膏澤之百姓無所告而神恤之刺史有罪而神釋之敢不有薦也尚饗

弔九江驛碑材文

歐陽詹

弔傷而有辭者也噫九江之驛碑其何興辭而弔歟斯碑之材昔太師魯國顏忠肅公所建祖亭之碑也公素負辭華代之銘誌多公之辭又好採異留名之致頃爲湖州牧州產碑材石每使工琢之與辭兼行磨礱而成常心使用者不可勝數斯碑也終山之窮僻得之於自然跌本有龜護頂有螭雖不甚成而拏躩僨興如神如靈公神而珍之精選所處湖州無稱立罷守歸朝載而途卜出蘇臺入毘陵亦無稱立轉丹陽游建業亦無稱立次江州州南有湖湖東有山蛟奔螭引直到湖心頓址之處則茂林峭石勢瓌氣勝非往時所睇而神祠曰祖將軍廟在焉公覲其詭秀與碑材叶即以酒脯

奠祖神出錢五萬造亭曰祖亭南香鑪峯北潯陽城九江爲  
亭千艘歷階亭旣就公製亭之文手勒斯碑而立之公文爲  
天下最書爲天下最斯亭之地亦天下最庶資三善加以斯  
碑之奇相持萬古而採異留名之致一得也後典州吏於州  
之九江驛有修坏之勞狀其末績乃取斯碑而刻公之述寘  
已之述今爲九江驛碑焉余旅遊江州稅於茲驛祠部員外  
郎鄭恕同之鄭與州將嚴士良共爲余說而俱以相示嗚呼  
先賤後貴世之常也先貴後賤人之傷也以祖亭方九江驛  
則蘭室鮑肆矣以魯公之文方今之文則牢醴糟糠矣以魯  
公之札翰方今之札翰則錦繡泉麻矣痛哉斯碑出祖亭入  
九江驛失魯公之文得人之文削魯公之札翰題人之札翰  
亡魯公之用就人之用是去蘭室而居鮑肆捨牢醴而食糟

糠脫錦繡而服泉麻可悲之甚者況我質天成必將可名魯  
公所以卜擇敬慎如彼而常人無良黷辱如此與夫有道而  
黥無罪而刑投四裔禦魑魅何以別也石不能言豈其無冤  
故弔之情違乃傷理悌乃冤人實有之物亦應然嗚呼子碑  
冤可余知陰隲子材豈曰無意必有以殊方頒以異與顏表  
勝以殊則明從吏居卑以異奚旌子產旣授子不終致悠悠  
彼蒼何嗟及矣美玉抵禽高冠藉足有類子碑先榮後辱繼  
世生哲詎無賢兮將覲於斯將悼於斯庶滌所黷而復攸宜  
屹屹子碑如神如祗人得以專天造何爲其不然矣其不然  
矣

宋

祈雨祝文

祖無擇

江西通志 卷一百四十四 三  
無擇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於仰山之神惟表之民庇於神  
舊矣今天子以無擇有罪俾守茲土曾未期月民以旱告無  
擇殊不知所以獲戾於神豈神以朝廷謫無擇之身尚存餘  
責而神責之乎不然何當雨而不雨使千里之內戴目而望  
膚寸之雲以雨其田疇心憂且悲將繼之血無擇儻無罪而  
神責之不明有罪而移其責於民不仁不明不仁虧神之德  
其作霖雨以活百姓之命厥或後時雖雨無益也尚饗

韓文公新祠祝文

嗟乎公之文章日光玉潔可學而式公之聞望泰山北斗可  
仰而尊公之篤道自比孟軻可從而信公之經學爲諸儒倡  
可從而效至於排闥浮屠力抵萬乘先謫於潮旋移於袁遺  
愛勿泯邦人是思去古雖邈其風猶在無擇偶以罪譴出守  
於斯遐想英風築宮以祠乃繪盧鄭暨公門人賢若湜翱並  
列從祀比至落成爲文以告諒云英爽其鑒于茲尚饗

告鄭都官墓祝文

無擇茲以備員出守此土固當首尊文行以勵邦俗則搜訪  
前賢遺跡距可後與於是閱唐人登科記知公之名有素觀  
郡庠雲臺編知公之詩有體得佳城之故阡知公之跡可仰  
故卜以吉日構以墳宇繪以亭像敬率郡僚以文告焉嗚呼  
公之生也其亦人中之龍也而亡也其亦星辰山嶽之歸也  
則夫所以修完墓宇者繫欲勵此邦之俗而俾後進之有所  
繼也區區之文靈其鑒焉尚饗

筠州祈雨青詞

蘇轍

臣來是邦歲比不登去夏大水汎溢城邑繼以秋旱民食不

足庶幾今歲五種豐茂以釋餘病而亢陽爲災不雨彌月水泉耗竭多稼殄瘁雲物告異災火時發上下恐懼不知所措惟吏之不德無以仰當天心惟民之無良有以召致神怒雖自洗濯並走祠望而誠意淺陋靈既不答將嘿不以告而民不可棄神亦不終棄人謹歸誠天地請命百神尚克收如焚之威以布甘雨使民得稼穡各安其居使我守土之臣亦蒙大賜

洪州諸寺觀祈晴文

曾鞏

佛有大慈速於善應人無常產理則難安惟穡事之將成而雨淫之不止愾然省懼豈敢皇寧蓋茲疲癯之民已出旱菑之後室家彫敝閭里愁嗟如復荐飢將焉託命今早稼甫畢晚苗方興窪下之田已傷稼穡亢爽之地實懼浸淫是敢虔對昧容仰陟淨懇伏望廓山川之曠滯回日月之光華諧此順成湛然澄霽實祈慧蔭感慰輿情

雙南廟移銅山神文

孫直言

生民大命曰桑與田其次濟世厥惟貨泉貿易有無國用之先聖人創法建府惟圜歷代制度不能相沿肉好輕重改革變遷流布調贍其功一焉地或愛寶民財乃愆古今所倚即山同軌在昔吳王富埒天子蜀治之饒世傳鄧氏皇宋統御海宇萬里上供郊廟下豐邊鄙制用之宰惡約務侈主計之臣或相倍蓰斂取百塗罔知窮已惟茲鉛山信之屬邑岡阜綿綴勝勢環岌地鍾靈祥銅苗萃集居民採鑄寔焉積習備諸鑪範何嘗缺給垂七十年歲供月入攻峰鑿巒千櫛萬級自近歲干戈弗戢調實費繁須求益急爰有儒士善寶所



請闢利開源首蒙詔許余本地官獨當其舉今我來斯游更  
年序晨夜疚心莫遑安處珍藏雖啓績最未彰惟水之道編  
木爲梁厥泉之蒙其流湯湯力役所至日日深長自春徂夏  
或昧或光文符督促疾若星翔弗遺遠郊謂玩官方灼有利  
害誰云究詳損極受益剝盡升陽事窮而復物理之常跨山  
之垠廟像鼎新揭額大署曰銅之神一歲二饗費及國緡行  
者過者肅瞻侶賓是蓋有望祈祐於人何爲敬寶重困邑民  
方謝炎毒適肇霜秋風氣所宜可即深幽明靈儻助必知其  
求依人降福無起神羞

學宮立歐陽祕閣修撰祠祝文

李庚

惟公身處草茅心馳魏闕靖康建炎間以書生應詔伏闕條  
陳弊政復上書詆時宰才達末議竟以賈憎賫志以殞人咸  
痛之太上皇惜其不幸於是有通階美職以誥命之而錫之  
土田官其子孫公雖云亡何其榮也某假守臨汝乃繪公於  
學宮以奉精忠以贊英風以風後世以勸來者拜瞻遺像凜  
焉如生矧有遺文號曰飄然拱手讀之想其表裏肅將菲儀  
展我心敬

饒州謁顏范祠文

王十朋

二公名節百世所師俱臨是邦遺愛猶在死者可作非公孰  
歸某濫竊郡符獲瞻祠像太山北斗心實慕之視事之初敢  
不躬告

顏范新祠成奉安祝文

番陽九賢咸有善政忠肅之忠文正之正九賢之中於斯爲  
盛祠宇一新丹青輝映凜然如生尚餘剛勁以激忠義以警

邪佞福我邦人不禱而應不水不旱無兵無病血食萬年孰敢不敬祀事之初神乎其聽

白鹿洞成告先聖文

朱子

維淳熙七年歲次庚子三月癸丑朔十八日庚午敢昭告於先聖至聖文宣王熹昨按國朝故事及郡圖經得白鹿洞之遺址於城東北十五里蓋唐李渤之隱居江南李氏因以為國學及我太宗皇帝又嘗賜之書史以幸教其學者而淪壞日久莽為邱墟因竊惟念幸以諸生得奉詔條顓以布宣教化為職顧弗此圖懼速譴戾乃議復立今幸訖功將率同志講學其間意庶幾乎先聖先師之傳用以答揚太宗皇帝之光訓鼓篋之始敢率賓佐合師生恭修釋菜之禮以見於先聖以先師克國公先師鄒國公配尚饗

告熊孝子墓文

維淳熙六年歲次己亥五月戊午朔具位熹謹遣某致祭於唐故孝子宜春縣丞府君之墓熹叨被誤恩假守茲土視事之始考諸圖經以求此邦前賢潛德隱行之實於建昌得陳太中大夫從事中郎二司馬君以及府君之事蓋皆以孝德聞而府君精誠之感獨致涌水成川之應私心竊敬仰焉然按圖以求其故迹則二司馬君之墓不可知而府君之墓宅學基猶有遺處謹命有司依準敕令禁禦樵牧其唐朝旌表舊門亦已復請於朝俟報修立先遣僚吏敬以酒肴之奠昭告此誠尚其英靈來鑒來饗

告屯田劉居士墓文

熹舊讀歐陽子廬山高之詩而仰公之名恨生遐僻不得一

來仰其山之高而拜公之墓也茲誤上恩昇以郡紱至止之日望於四郊則山屹立千仞者故在而公之華屋山邱零落殆盡幾無迹之可尋矣乃訪邦之耆老俊彥得公之墓於城西荒郊廢圃之間其不為耕耨之所及者蓋已無幾因復作為門垣而亭以表焉又得嘉名於寓士之賢者書而揭之以見公志庶幾嗣而官於是者有以謹其樵牧之禁東西行而過於是者有以興起其剛毅廉退之心蓋不惟有以少慰夙昔嚮往之私亦可以仰稱聖天子所以使之承流宣化之意也工告訖役一奠致誠公而有靈庶其鑒饗謹告

奉安五賢祠文

熹誤膺朝命來守是邦至止之初得拜劉李二公之像於學欽聳高風考觀正論既有以慰夙心者繼又咨訪得陶公栗里故居於郡境且知祕丞劉公蓋嘗祿於筦庫而忠肅陳公又嘗辱為遷民也永惟數公大節清名危言直道遺烈所在千載如生爰始爰謀合享斯室季月之吉神位告成敢合僚吏率諸生以禮告於祠下蘋藻在列誠意感通羣公有靈尚克歆顧

臥龍潭送水文

往分靈液來即祠壇誠未格於幽潛澤尚愆於田畝惟時淹久懼弗吉蠲敢奉冰壺言歸貝闕別禱餘潤用弭炎氛尚神聽之淵冲鑿微衷而響答

廣佑廟祈雨文

大王有功德於此土之人苟有雨暘之憂無不禱於大王其禱之也則無不昭答如影響之隨至斯民之心歸之如父母

信之如著蔡者有年於此矣間者上天降災陽僣陰伏嘉生百物不蒙滋潤熹等乃大速亂於禱祠之事罔克專於大王懈惰弗虔咎由熹等而使千里之民田疇涸枯禾稼槁悴今其甚者有若燔灼矣雖並走羣望懇祈備至而雲氣將交旋即解駁焦然不能有膚寸之合秋陽益驕燥烈殊甚物之蒙害日以益深若自今以往三日不雨則千里之民所恃以為生者蕩析無餘而無以為食其老弱將轉乎溝壑而死少壯者將散而為賊盜以爭其旦夕之命其禍亂之至豈有所極哉失今不救三日之後大王雖顧而哀之不可拯已故熹等私竊計議以為莫若奔走歸誠請於大王之祠下太王若哀其迫切赦其前愆有以惠綏之則今日之內熹等齋宿以俟休命三日而不應則是大王終棄絕之熹等退而恐懼以待

廣佑廟謝雨文

誅殛不敢復進而禱矣恭惟大王闔闢造化一雨之恩蓋其餘事誠有意哀此千里之民則願無愛而亟為之熹等之願也拜伏於庭不勝哀叩懇切之至謹告

天久不雨苗之秀而將實者秋陽暴之日以憔悴田將無以為收人將無以為食大命近止罔或不憂我父子兄弟是用夙夜不遑啓居更相告語奔走羅拜於祠之庭而請命焉君王顧哀昭答如響禱之明日甘澤沛然晝雨宵零越五六日而未艾岡陵漸潤草木蕃滋孰是嘉生而不豐好德宏施普恩大澤深夫豈可以言報顧無以自致其拳拳率修故常祇薦蘋藻惟君王降佑歆享則斯人之願也

石灣禱雨文

陸九淵

維皇宋紹熙元年歲次庚戌六月甲申朔十有三日丙申奉  
議郎新權發遣荆門軍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陸某謹以元  
酒茗飲蓬萊之香青陂之蓮就所居青田石灣山頂除地爲  
壇昭告於是鄉五方山川神祇蓋聞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  
境內名山大川雩禜祭水旱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  
則祭之國有常典掌在有司非其職守誰敢奸焉然輔相不  
任燮調以吏事爲責守令無暇撫字以催科爲政論道經邦  
承流宣化徒爲空言簿書期會獄訟財計斯爲實事爲日久  
矣況今日輿圖未歸東南財力有限而朝廷百官有司城郭  
宮室郊社宗廟諸費事大體重未易損削東西被邊殆幾萬  
里養兵之費乃十八九公卿大臣寬厚有體日以靖恭謹重  
相告誡方重改作惡紛更服膺仍舊貫之旨則民力日屈郡

縣日困守令救過不給其勢然也旱雩水禜雖欲竭精盡誠  
而本職常務所分過半矣故祈禱散在庶民徧滿天下久以  
爲常法有其文官無其禁亦其勢然也今不雨彌月龜坼已  
深水泉頓縮陂池鄉涸車聲塞耳而浸不終畝憂色在面而  
嘆不成聲民心自危日加一日客有病某者曰居是鄉者莫  
不憂一鄉之事今人所常行而法所不禁乃獨守區區古說  
坐視旱暵之災不一出心力以祈神明以輔郡縣以慰鄉里  
以分父兄之憂無乃類刻舟求劍嫂溺不援者乎某因念今  
天下一家郡守再期縣令三期而易之矣今日事體又有如  
前所陳者某嘗備員朝著之末列今又分符荆壘待次於家  
郡縣不鄙其愚禮以上客父兄子弟往往過而問以所長誠  
無以分父兄之憂慰子弟之望則客之所病不爲過矣是用

齋戒以祈於爾有神是鄉之東有象山雲台仙巖龍虎湖嶺  
豪嶺侯棟仙鶴中山南有崖山雲林白馬頭陀麻姑軍峰余  
源清江南山登高西有大嶺崇嶺靈谷何嶺明珠觀原翁塘  
火源官山箭溪四集北有柘岡金峰禪嶺積煙吉嶺萬石塘  
斗門石瀨沙岡三牛桂枝駢羅環繞韜奇蘊秀炳靈兆異歲  
享鄉民禱祈祭祀者多矣旱魃如此不爲一出雲爲風雨以  
殺其虐而惠斯民則父兄弟之責望恐不獨在某也惟爾  
有神裁之尚饗

江西祈雨青詞

陸游

天惟至仁久寬水旱之譴吏實有罪仰累陰陽之和旣閔雨  
之歷時敢叩闔而請命伏念臣濫膺上指出使近畿深惟冥  
頑固陋之資莫副惻怛丁寧之訓徒積勤於夙夜冀無負於

幽明然而風采不足以驚服豪強惠愛不足以撫綏鰥寡政  
媮愒日田疇曠陂澤之修訟積淹時囹圄困桁楊之繫務均  
力役而或蔽于所見思廣賑恤而或緣以爲奸旣莫致於善  
祥懼卒罹於饑饉是用諏辰之吉稽首以陳伏望推善貸之  
慈霈曲成之惠雖有司曠職宜伏雷霆之誅然比屋何辜流  
爲溝壑之瘠若復未回於洪造遂將絕望於有秋敢殫皇皇  
哀迫之誠冒貢懇懇吁嗟之禱庶格九霄之澤少紓一道之  
憂稼穡順成儻僅蒙於中熟里閭疾苦誓靡壅於上聞

濂溪書堂謚告石文

趙善璫

嘉定庚辰有詔賜濂溪先生周公謚曰元從蜀使者魏侯了  
翁之請也越明年秋以命書及貳傳元奏請旨授先生之後  
又十二年善璫來守九江尋訪其家始克燎黃於祠下夫蜀

在千萬里外先生僉書合陽時其行事不甚較著而嘉祐百  
五六十年之後一旦表出褒異上繼古聖下開來哲昭然如  
日月之明亦足以見百世之師聞者莫不興起而上之闡揚  
風厲者何其盛也矧廬山之陰濂溪書堂在焉蓋先生自春  
陵來授業於斯已而長吏增闢其宇置堂長弟子員宜其浸  
灌培植聲生氣長視他邦尤盛而寢寢廢墜過者太息獨非  
吾徒之恥哉善璪不敏幸以諸生濫長斯土於是更治其書  
堂繕修其祠墓肄習有廬祭薦有田乃十一月癸亥爰舉燎  
黃之典用牲於隧率州賓屬拜焉既會事又謀所以經紀其  
子孫以承祭祀端平甲午日南至守臣趙善璪立石希賢堂

仰山祝文

劉克莊

某少讀韓集知神功惠自唐至今又數百歲神於素人眷顧  
罔替素人於神飲食必祭其剖符入境靈承首詣時方艱虞  
兵寡民敝眇然長慮何以爲計惟神洋洋左右上帝永相此  
方捍菑被盪民各樂生吏亦免戾神不我吐歆此醴幣

韓文公廟祝文

嗚呼先生立身之名節垂世之文章史臣比之山斗不可學  
也至於出牧潮袁二州之人皆奉嘗之至今則其願師法其  
萬一焉眠事之初敢告

迎瀉仰四聖祝文

其治無馨香民有愁嘆干和致旱職此之由然千里之人奉  
香火如此之敬恭也望雲霓如此之迫切也其平日之敬恭  
豈不爲今日之迫切地哉傾郭而迎避堂而事情益迫切禮  
益敬恭矣神之威靈佛之慈悲必有以解焚煖而澤焦枯者

其屏息以俟

袁州祈雨青詞

窮則呼天既祈祠之徧舉嗟而求雨庶號籲之上聞謹壯綠  
章冒陳丹悃伏念臣承流亡狀致旱有端戰戰兢兢甘一身  
之即譴炎炎赫赫顧千里之何辜或盈澮而復乾或閣雲而  
不下此念未通於幽顯胡顏可見於吏民輒為四邑之生靈  
上訴九閻之主宰伏願曲垂帝監深憫輿情川澤氣升速覩  
翻瓠之快田疇水足少沐抱瓮之勞

仰山正祠禱雨文

滕強恕

某蒙恩守袁已踰兩載無歲不熟豈惟神庥今茲被命將漕  
本路所統十有一州五十六縣之人厥任尤重方將邀福於  
神以其所庥庇袁人者推之一道百城之廣入秋以來雨澤

久闕袁之民方蹙額請命之不暇十州之人將何望焉神豈  
不愛斯人將無乃為政者勤始怠終刑政有不得其公賦役  
有不得其平冤抑有不得其伸者歟彼民何罪宜降以澤使  
得粒食矧入秋序五旬於茲早稼登塲所收既薄晚禾棲畝  
行盡槁死神宜赦吏之愆恤民之苦呼吸雷電降霈甘雨豐  
凶之期決在信宿倘或後時嗟何及矣是用躬詣祠下請命  
於神仍俯伏以待神之賜神其亟賜昭答俾民得樂生吏可  
逃責豈惟袁人世世永有依怙將一道百城之人罔不咸賴  
元

告周元公墓文

吳澄

嗚呼悟道有初適道有途先生之圖先生之書昭示厥初維  
精匪粗坦闢厥途維酌匪紆人生而靜所性天性物感而動



所用天用未量布帛分寸在度未程重輕銖兩在衡風雖過  
 河河弗興波形雖對鏡鏡弗藏影動而凝然靜而粲然唯一  
 故直唯一故專道響絕絃千數百年學要一言洙泗真傳有  
 性無欲有一無二猗嗟效勗久莫克至先生之道萬世杲杲  
 展拜墓前如親見焉廬山峙南大江流北仰之彌高逝者不  
 息

明 祀天眼尊者周顛仙徐道人赤脚僧文 明太祖

昔者具色相空萬物而空法外色相而離之以存一靈期若  
 是歷苦劫於無量今者神之妙用幽隱於廬嶽獨為朕知而  
 濟朕難然朕終不佞於利濟之心當以禮謝雖然神以靈妙  
 不測矣尋常無礙於上下逍遙乎兩間周游乎八極翫閱人

情粹然禮至杳然弗應豈不為世所嗤故先期京師已告諸  
 祠又遣使至廬嶽之下禱於廬之神方以禮進禮不過謝而  
 已矣今世之人知幽明之理者鮮矣敢請倏然而顯倏然而  
 隱使善者慕而不得惡者見而難親豈不有補於世道者與

弔忠文

宋 濂

弔忠文者為豫章新吳黃君翊作也夫人臣盡忠事君之常  
 經也忠其可弔乎使忠可弔則世之不忠者可有憾焉矣黃  
 君字孟翔翊其名也通春秋工於屬文每以奕葉為儒錚錚  
 思自見會進士科罷去作江西部使者屬亡何又棄去司計  
 廬陵學宮滿一考冀可循例補校官廷議改法以錢粟吏不  
 可為人師更辟大府掾君不得已受事廬陵郡君性剛勁不  
 可回撓事礙於法輒抱案歷階而升摘其語與上官議反覆

相鈎連上官怒斥之屹立不少動已而卒如君言安成土豪暴甚州縣畏之如鬼一旦殺人上下相目莫敢逮同列嫌君木強嗾君行豪樹柵自固君命拔去抵其門惡少年數十執刃譁而出君叱曰爾欲反耶少年曰反則不反汝足稍前即刳汝腸矣君曰汝主殺人何與爾事顧乃同族滅耶少年色動君挺身呼而入曰爾即殺我爾即殺我少年皆投刃走君趨坐堂上索豪豪知事急出見君求解且誘以重賂君陽諾之與俱來寘諸法人見君咸戟手指曰此健吏不可犯也至正壬辰大盜起斬黃將及郡郡二千石與官屬皆雲鳥逝君獨止孔子廟堂盜獲之知其為府掾強之仕使行官書君罵曰死狗奴我死即死其能官於賊邪盜怒反接於樹歷一日意其自悔抽刀礪頸曰從則祿汝不從則血浣吾刀矣君大

罵愈於初賊斫首而去嗚呼事君竭忠固當以死繼之然亦視其位何如耳當是時統制閩外者宜死之專城而居者宜死之荷戈禦侮者宜死之然皆未嘗死君以一府掾之微可以不死也即不死物議當不及乃能瞋目詈賊視死如歸使其當前三者之任其激揚奮厲足以有為可知矣此不為而彼為之悲夫君之子載以文學擢第奉常間拜余泣道君事請為文然君之死孰不以為忠至其從容就義則鮮有察其詳者余因造文一首託之楚聲纏綿悲愴以白君之情君雖在九泉必當以余為知己使世之不忠者讀焉其亦有所愧夫君之友廬陵蕭彞翁鄉貢進士也參謀軍事於省府偽漢陷廬陵赴井死婦弟同縣鄧椿為臨江府吏臨江陷椿集廬陵義軍千百濟以舟偕萬夫長楊璫等與賊大戰城下二日

兵潰投江死其志與君同俱人傑也法宜牽聯得書文曰素  
委質以事君今秉忠貞而不隳斯天經與地義今位無間於  
尊卑當海嶽之塵霾兮鼓殺氣於干戈譬巨瀦之失防兮泛  
搖搖之大波悲何山之不懷兮復何陵之不襄舞魚龍而跳  
罔象兮孰舉手以闕其狂倚長劔於天外兮豈余力有不任  
瞻九關之莫通兮誰屬子以三軍矧祕計之屢出兮復掩耳  
而不予聽婦人難與圖謀兮徒有淚以沾膺慟哭而叩蒼昊  
兮予俵俵而安之或危蹙而無所騁兮徒誓死以為期何妖  
氛之日熾兮絳帕首而狂呼冠切雲而佩蔥珩兮棄堅城而  
長逋予雖賤為府史兮頗嘗與於祿食縱斗粟其亦君恩兮  
敢曰職卑而莫恤毀車殺馬而遐逝兮人孰得而非予君有  
急而臣背去兮其自揆為焉如彼王蠋本齊民兮雖君祿有

不享尚一死以報君兮植後世之大防況予結髮而好修兮  
聞聖謨於父師臨難而求苟免兮寧禽獸而鬚眉予豈異夫  
人人兮甘惡生而樂死唯殺身以成仁兮免君子之所鄙望  
巍煌之宮牆兮實宣尼之祕祠亟攝衣以從之兮依嘉樹之  
參差中心皎如白日兮即萬死其奚惜與淵騫游於地下兮  
亦予情之深懌瞑目而詈賊兮經百折而弗變卒從容以就  
義兮誠遺言之堪踐爾死固若傷天兮凜萬世而猶生較喪  
節而久存兮歷百齡其何榮吾知爾精魄之攸化兮下醴泉  
而上卿雲之二物固為休禎兮豈爾心之所訢必震盪為風  
霆兮叱列缺以施鞭殛不忠而為糞粉兮使天威之昭宣嗟  
鄧蕭之二生兮眼見義而不見水宜與爾為三忠兮享百世  
之月祀悼余生之蹇連兮力不足以振之悲風瀟瀟而四來

江西通志 卷一百四十四  
今謾含哀而激辭

謁文丞相祠文

胡儼

大厦兮既巔豈一木兮能全惟夫子兮遑遑莫不負兮所天  
天茫茫兮曷訊彼覆餗兮何心志侘傺兮不白泪浪浪兮盈  
襟脫虎口兮危疑嗟中道兮失路何風塵兮瀕洞心抑鬱兮  
誰訴乘桴兮浮海波漫漫兮汪洋渺靈修於何許雲冥冥兮  
山蒼蒼塞旗兮空坑期王室兮再匡忽虎豹兮充斥嗟赤子  
兮流亡朱崖兮景從義旅兮奮張何時運兮迫阨肆披猖兮  
見繫矢死兮勿渝哀夷齊兮不食拘囚兮纍纍慷慨兮陳詞  
從容兮就義日慘慘兮風悲遺祠乎黌宮儼肅肅兮令容神  
逍遙兮八極驂白螭兮駕青龍流光兮天地與造化兮焉  
窮

興國勸農文

陳謨

國家疆理南服一新版圖乃頒印章明法律以與民更始爾  
贛一府十城獨平川最先被化城以安堵縣令於撫綏德恐  
未至然心乎保障亦孔之厚矣爾父老耳目固習知之今東  
作方興土膏脈起劬我農而勗之耕實政務所尤急者我農  
慎無以大兵之後自怠譬猶水旱不測乃天之所時有也瀦  
防蓄洩在人而已一稔補三凶昔固有之安知大兵之後天  
不惠我以豐年哉今歲元日庚申晴越五日甲子晴春日晴  
元夕又晴越二十日田家最占晴則又晴凡此皆豐兆決可  
驗尹與父老同致喜也爾農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  
夫耕婦餉皆悉力可也或游惰逐末尚氣忿角鬪爭以妨務  
不可也或不孝不友為姦為惡凶而家賊而鄉動于新憲尤

不可也昔時山有寨寨有主驅農入兵誅求供給困苦不可  
言新朝首罷寨兵使爾得盡力於畎畝以奉公上事父母育  
妻子德至渥也於是而懋不懋尚誰諉哉嗚呼其明聽之其  
允迪之

驅虎文

陳 璨

蓋聞潮陽鱷爲患昌黎來而南徙九江虎爲災宋均至而東  
渡陽雖刺史之德而陰實城隍之功璨奉朝廷牧民之寄神  
膺國家顯祐之封猛虎在縣東十里許傷人非惟璨之德不  
足以格猛獸抑且神之靈不足以庇生民陰陽之職皆不稱  
矣今者謁神特與神議或用神兵而驅之或用獵戶而捕之  
神其有靈願賜昭報謹告

弔余青陽李江州文

周 敘

有元之季青陽余公闕守安慶孤城與賊力戰百餘屹然江  
淮保障者幾七年糧盡援絕死之妻子偏裨皆不屈相從以  
死當時江州李公黼守上流預料時危修城訓兵爲備禦計  
賊不能逾匡廬彭蠡以窺江郡者黼之功也卒之力盡不支  
先余公城破死之嗚呼悲夫余嘗謂唐之亂也賊起於朔方  
顏杲卿奮義河北張巡許遠力守睢陽皆先後相繼死賊而  
唐遂以中興元之亂也賊起於南方李之守江州余之守安  
慶與顏張甚相似其死也不能救元之亡何哉於此足以見  
其君臣政治得失紀綱振靡不但其國家之德澤淺深足徵  
而已蓋唐雖明皇晚年耄荒而代以肅宗有郭子儀李光弼  
諸臣爲之輔紀綱賞罰尤秩然可仰元順帝即位荒淫日久  
百度廢弛當時羣臣靡然相師號令不明賞罰不嚴淪溺敗

江西南通志 卷一百四十四  
壞不可救藥故雖有二君子之烈如唐顏張輩不能補其亡也此其所由異歟向使元綱紀稍振則二臣之死豈徒然哉嗚呼悲夫余屢嘗道安慶知青陽事甚悉獨江州每嘆未嘗一至茲奉命往使衡湘獲經江郡徘徊於大江層城之間英風壯節凜然可想乃爲詞二章以弔之詞曰元鼎兮沸颺典常紊兮不綱撫長劔兮橫視屹江淮兮保障金戈兮鐵馬時不利兮摧傷寧甘心兮一死濺頸血兮清塘孤忠兮大節挺勁草兮秋霜正學兮雄詞挾雲漢兮天章赫青編兮偉烈配巡遠兮睢陽煥昭昭兮日月永千古兮爭光右余青陽凝暹睇兮江州屹孤城兮上流弔英魂兮何在慨元政兮不修政不修兮佚游偉郡侯兮良籌訓兵兮繕甲擁猛士兮貔貅羣兇張兮援絕天不祚兮奚尤臨大節兮不奪凜勁氣兮橫秋峙

江州  
廡兮莪莪渺大江兮悠悠君令名兮同永增余心兮煩憂右李

禱泃頭山神文

王守仁

維正德十三年戊寅二月十五日甲申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謹以剛鬣柔毛昭告於泃頭山川之神惟廣谷大川阜財興物以域民畜衆故古者諸侯祭封內山川亦惟其有功於民然地靈則人傑人之無良亦足以爲山川之羞茲土爲盜賊所盤據且數十年遠近之稱泃頭者皆曰賊巢恥莫大焉是豈山川之罪哉雖然清泃之井糞穢而不除久則同於厠溷矣丹鳳之穴鴟狐聚而不去久則化爲妖窟矣糞穢之所過者揜鼻妖孽之窟人將持刃燔燎環而攻之何者其積聚招致使然也誠使除其糞穢刮剗滌蕩將不終朝而復其清

洌鴟狐逐而鸞鳳歸妖孽之窟還為孕祥育瑞之所矣今茲  
土之山川亦何以異於是守仁奉天子明命來鎮四陲憤洌  
賊之兇悖民苦荼毒無所控籲故邇者計擒渠魁提兵擣其  
巢穴所向克捷動獲如志斯固人怨神怒天人順應之理將  
或茲土山川之神厭惡兇殘思欲洗其積辱陰有以相協假  
手於予今駐兵於此彌月餘旬雖巢穴悉以掃蕩擒斬十且  
八九然漏殄之徒尚有潛逃小民不能無怨於山川之神為  
之逋逃主萃淵藪也今予提兵深入豈獨除民之害亦為山  
川之神雪其恥夫安舊染棄新圖非中人之情而況於鬼神  
乎今此殘徒勢窮力屈亦方遣人投招將順而撫之則慮其  
無革心之誠復遺患於日後逆而弗受又恐其或出於誠心  
殺之有不忍也神其陰有以相協使此殘寇而果誠心耶即

陰佑其衷俾盡攜其黨類自縛來投若水之赴壑予將隄沿  
淳蓄之如其設詐懷奸即陰奪其魄張我軍威風驅電掃一  
鼓而殲之茲惟下民之福亦惟神明之休壇而祀之神亦永  
永無忤惟神實鑒圖之尚饗

欽祀江西靈山鷹武李將軍之神祝文 夏言

維神威靈舊號鷹武廟貌巋然靈山之下民有疾苦與凡禱  
祈惠徼於神應無愆期感神之靈福庇一方有事內苑聞於  
聖皇惟皇愛民錄神之功列祀元殿禁垣之中謹製神位大  
書賜號爰託郡守奉安於廟名題御筆俎豆有光祚國佑民  
萬禩無疆謹告

聞講書院文公祠安神告文

言少讀先生之書即知宗信先生之學及觀先生語錄曰天

下有二件極大事其一天地不當合祀南郊其一不為太祖特立廟自東漢以來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嗚呼非先生學達天人見理真切不能的然為此言也我太祖高皇帝開國之初即園邱祭天方澤祭地立四親百以享祖考一時創制已為得禮未幾奪於他議即復改更當時儒臣亦莫有以先生之言進者迨我成祖文皇帝定鼎北都乃尊太祖更制即南郊建大祀殿合祭天地建太廟仍同堂異室之制國家百六十年列聖相承遂為定典是古禮卒不可復而先生之言亦隱矣肆我皇上聖學高明大孝純至踐阼以來慨然以制禮作樂為已任而復古之志宵旰惓惓言時為諫官上疏請舉親廟從之嗣是乃建郊議上益嘉允及下廷臣集議宰臣忌沮羣臣附會至於聚訟三月而後定非仰賴我皇上聰明

睿斷不惑之至孰能斷然行之今則園邱祀天南郊方澤祭地北郊兩郊配位專奉太祖典禮之正遠過百王矣禮成皇上復詔曰郊廟禮之大者頃遵國初祀典既建四郊矣顧今太廟之制尚爾同堂異室仰惟祖功宗德弗專一廟之享朕心歉然又面諭臣言曰同堂異室原非古禮此當更正言時為禮部尚書感激皇上下大孝純至即日考禮奉議遂定九廟之制奉太祖居中時我成祖適七世當祧爰以功德之隆作百世不遷之廟居太廟前左方以次左右列仁宣英憲孝武六廟為三昭三穆焉而太祖始得專隆不混同子孫矣又舉大禘之禮祭以虛位尤為度越千古郊廟之禮一時咸正而先生所謂二大事者我皇上悉舉而行之予於是慶先生之言始行於今日末學小子得以所學見用於當時豈非斯文



之大幸歟嗚呼九原可作先生之自慶當何如也子頃蒙聖恩賜歸休閒無事乃恭取聖製聞講篇名作書院於信城西北隅朝夕嘉與多士講明先生之學院有堂恭題聞講兩廡有齋曰聖學王道堂之後中爲亭以尊藏聖製文碑左爲祠以祀先生右則奉我先公象峰先生焉嗚呼夫學未至於知天不足以議事天之禮孝未通於神明不足與議事先之禮斯禮也非先生生命世之大儒不能知非我皇上不世之大聖不能行顧予小子獲聞先生之教用以上贊天子而郊廟大禮式克釐正千古之謬定萬世不易之典以成一代中興之盛業獨又非大幸歟祠以祀先生報德也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惟先生其鑒之哉

啓葬父太僕劉公祭文

女淑

嗚呼忠臣無肢體之慮女子鮮緩急之宜兒每誦斯語慙焉感涕以爲大有似於吾父似于兒之事吾父也父以剛烈受璫禍於時兒從母京師雖僅七齡父之慘兒實親覲也嗚呼痛哉兒雖女子亦嘗側聞古今事陳蕃竇武亦罹闔獄范滂李膺駢死黃門即昭代諸賢或碎首瑾廷或濺血魏手者有矣然未有鍛鍊甚厲拷訊越法生備囊頭糊口之酷死爲冷壑荒溝之醜如吾父之慘也憶斯之際母女咫尺懸若萬里狴戶淒淒冥城非僭獄吏狺狺鯢猶慈天路高邈誰爲昭雪生平知交搖手閉戶而已兒之母瀝血請代而奸臣欺罔天聽不能仰達遂致吾父烈烈孤忠竟從龍逢比干於地下矣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先帝霆除元慝首憐父忠詔諭祭葬吾母艱苦萬里奉櫬南還乃得停柩卧側昕夕哭臨不謂逗

延歲月屢失寔期遂至二十餘年之久耳嗚呼父有子兒之兄也嘗欲哭寃輦下請君恩以慰父於一坏不幸兄早世而事寢父有壻兒之夫也亦嘗欲繼兄之志慰我父於一坏不幸壻亦早世而事又寢十載之間兒以寂寂嫠閨奉老母撫幼孤棲遲壻宅百難叢攻每當火改清明錢飛秋霜之際獨念吾父遺骸冷落廝舍悽蔽荒藤松楸奚望木主未安此心此臆寸寸欲斷兒於斯時蓋欲葬父而不能也屬者宗社弗戒九服染塵窮谷深密之內兵燹日尋或言急葬父柩以避不虞然大江以南幾無一片淨地兒於斯時又欲葬父而不忍也兒嘗傷心喪亂寒幃獨泣思吾父生平耿耿爲國其吞敵翦賊之志必不灰於九京是乃揮珥鬻鈿佐義旅一朝之餉亦用告於天下忠臣義士曰吾父之志云爾豈料奸臣不

察蝸威忽逞兒自誓一死但以吾父未寔之骨拳拳囑老母耳既又藉父之靈得全身遠害流離瑣尾以至今日幸際新天子重光兒之葬父此其時矣誦吉筮兆執紼引棺以祔父於先人之壠父其許我乎嗚呼無肉魚葬有骨犬銜父寧有身後慮者獨兒不孝上不能效緹縈一疏次不得表蓋白片石下又不能哀毀成禮以終父大事緩急無宜然矣然矣尚何言哉兒半生哀憤無所自容今幸得妥父靈更無復人世想惟忠魂赫赫啓迪後人使兄之子與兒之子皆得早自成立則兄壻未鬯之志或終有可待也嗚呼血泪可枯沈痛靡竭二十餘載有如一日幽顯異路於茲重訣嗚呼哀哉尚饗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四十四

...

...

...

...

...

...

...

...

...

...

命言婚與

...

...

...

...

...

...